全唐詩擷藝余山圃詩話餘說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全唐詩說

王世貞著

本館據學海類編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全唐詩說

明　吳郡王世貞元美

唐文皇手定中原。籠蓋一世。而詩語殊無丈夫氣習。氣使之也。雪恥酬百王。除兇報千古。昔爽匹瑪法令。驅萬乘來。差強人意。然是有意之作。帝京篇可耳。餘者不免花草點綴。可謂遠遜漢武。即視曹公。

中宗宴羣臣柏梁體。帝首云。潤色鴻業答賢才。又大明御宇臨萬方。和者皆莫及。然是上官昭容筆耳。內薛稷云。宗伯秩體天地開。長甯公主云。鸞鳴鳳舞向平陽。太平公主云。無心爲子輒求郎。閻朝隱云。著作不休出中腸。差無愧古人。

明皇藻鑑。不過文皇。而骨氣勝之。語象則春來津樹合。月落戍樓空。語景則馬色分朝景。鷄聲逐曉風。語氣則翠屏千仞合。丹嶂五丁開。語致則豈不惜賢達。其如高尚心。雖使曹劉草創。沈宋潤色。亦不過此。

盧駱王楊。號稱四傑。遺詞華靡。固沿陳隋之遺。骨氣翩翩。意象老境。然勝之五言。遂爲律家正始。內子安稍近樂府。楊盧尚宗漢魏。賓王長歌。雖極浮靡。亦有微瑕。而綴錦貫珠。滔滔洪遠。故是千秋絕藝。蕩子從軍。獻吉改爲歌行。遂成雅什。子安諸賦。皆歌行也。爲歌行則佳。爲賦則醜。

五言至沈宋。始可稱律。律爲音律。法律天下。無嚴於是者。知盧實平仄。不得任情而度明矣。二君正是敵手。排律用韻穩妥。事不旁引。情無牽合。當爲最勝。摩詰似之。而才小不逮。少陵強力宏蓄。開合排蕩。然

不無利鈍餘子紛紛未易悉數也

兩謝戲馬之什瞻冠羣英沈宋昆明之章問收眷賞雖才俱匹敵而境有神至未足遂槩平生也時小許公有一聯云二石分河寫雙珠代月移一聯亦自工麗惜全篇不稱耳沈宋中間警聯無一字不敵特佺期結語是累句中累句之問結語是佳句中佳句耳亦不難辨也

沈詹事七言律高華勝於宋員外宋雖微少亦見一班歌行覺自陡健

裴行儉弗取四傑懸斷終始然亦臆中耳彼所重王勮王劭蘇味道者一以鉤黨取族一以模棱貶竄區區相位何益人毛髮事千古肉食不識丁人舉爲談柄良可笑也

杜審言華藻整栗小讓沈宋而氣度高逸神情圓暢自是中興之祖宜其矜率乃爾

梅花落處疑殘雪一句便是初唐柳葉開時任好風非再玩之未有不以爲中晚者若萬楚五日觀伎詩眉黛奪將萱草色紅裙妒殺石榴花眞婉麗有梁陳韻至結語聞道五絲能續命卻令今日死君家宋人所不能作然亦不肯作于鱗極嚴刻卻收此吾所不解又起句西施漫道浣春紗既與五日無干碧玉今時鬬麗華又不相比

陳正字陶洗六朝鉛華都盡托寄大阮微加斷裁而天韻不及律體時時入古亦是矯枉之過開元彩筆無過燕許制册碑頌春容大章然比之六朝明易差勝而淵藻遠卻敷文則衍徵事則狹許之應制七言宏麗有色而他篇不及李嶠燕之岳陽以後感槩多工而實際不如始興

李于鱗評詩。少見筆札。獨選唐詩序云。唐無五言古詩。陳子昂以其古詩爲古詩。弗取也。七言古詩。惟杜子美不失初唐氣格。而縱橫有之。太白縱橫。往往彊弩之末。間雜長語。英雄欺人耳。此段褒貶有至意。又云。太白五七言絕句。實唐三百年一人。蓋以不用意得之。卽太白亦不自知其所至。而工者顧失焉。五言律排律。諸家槩多佳句。七言律體。諸家所難。王維李頎頗臻其妙。卽子美篇什雖衆。隤焉自放矣。余謂七言絕句。王江陵與太白爭勝。毫釐俱是神品。而于鱗不及之。王維李頎。雖極風雅之致。而調不甚響。子美固不無利鈍。終是上國武庫。此公地位乃爾。獻吉當於何處生活。其微意所鍾。余蓋知之不欲盡言也。

李杜光燄千古。人人知之。滄浪竝極推尊。而不能致辨。元微之獨重子美。宋人以爲談柄。近時楊用修爲李左袒。輕俊之士。往往傅耳。要其所得。俱影響之間。五言古選體及七言歌行。太白以氣爲主。以自然爲宗。以俊逸高暢爲貴。子美以意爲主。以獨造爲宗。以奇拔沈雄爲貴。其歌行之妙。咏之使人飄揚欲仙者。太白也。使人慷慨激烈歔欷欲絕者。子美也。選體太白多露語率語。子美多稚語累語。置之陶謝間。便覺傖父面目。乃欲使之奪曹氏父子位耶。五言律七言歌行。子美神矣。七言律聖矣。五七言絕。太白神矣。七言歌行聖矣。五言次之。太白之七言律。子美之七言絕。皆變體。間爲之可耳。不足多法也。

太白古樂府。窈冥惝怳。縱橫變幻。極才人之致。然自是太白樂府。

十首以前。少陵較難入。百首以後。青蓮較易厭。揚之則高華。抑之則沈實。有色有聲。有氣有骨。有味有態。

濃淡深淺奇正開闔各極其則吾不能不伏膺少陵

高岑一時不易上下岑氣骨不如達夫遒上而婉縟過之選體時時入古岑尤陡健歌行磊落奇俊高一起一服取是而已尤爲正宗

五言近體高岑俱不能佳七言岑稍濃厚

摩詰才勝孟襄陽由工入微不犯痕跡所以爲佳閒有失點檢者如五言律中青門白社青菰白鳥一首互用七言律中幕雲空磧時驅馬玉靶角弓珠勒馬兩馬字覆壓獨坐悲雙鬢又云白髮終難變他詩往往有之雖不妨白璧能無少損連城觀者須略元黃取其神健孟造思極苦既成乃得超然之致皮生擷其佳句眞足配古人第其句不能出五字外篇不能出四十字外此其所短也

居庸城外獵天驕一首佳甚非兩馬字犯當是壓卷然兩字俱貴難易或稍可改者幕雲句馬字耳

李頎花宮仙梵物在人亡二章高適黃鳥翩翩嗟君此別二詠張謂星軺計日之句孟浩然縣城南西之篇不作奇事麗語以平調行之卻足一倡三歎

于鱗選老杜七言律似未識杜老恨襲不爲極言之似非忠告

青蓮擬古樂府以己意己才發之尙沿六朝舊習不如少陵以時事創新題也少陵自是卓識惜不盡得本來面目耳

謝氏排之始也陳及初唐排之盛也盛唐排之極也六朝不盡排乃不自然盛唐排殊自然未可以時代

優劣也。

七言絕句。盛唐主氣。氣完而意不盡工。中晚唐主意。意工而氣不甚完。然各有至者。未可以時代優劣也。

遠公遁跡廬山岑。刻本下皆云開山幽居。不惟聲調不諧。抑意義無取。吾弟懋定以爲開士甚妙。蓋言昔日遠公遁跡之岑。今爲開士幽居之地。開士見佛書。

盛唐七言律。老杜外王維李頎岑參耳。李有風調而不甚麗。岑才甚麗而情不足。王差備美。

六朝之末。衰颯甚矣。然其偶儷頗切。音響稍諧。一變而雄。遂爲唐始。再加整栗。便成沈宋。人知沈宋律家正宗。不知其權輿于三謝。鑒鈐于陳隋也。許主大歷。高岑王李之徒。號爲已盛。然才情所發。偶與境會。了不自知其墮者。如到來函谷愁中月。歸去磻溪夢裏山。鴻鴈不堪愁裏聽。雲山況是客中過。草色全經細雨溼。花枝欲動春風寒。非不佳致。隱隱逗漏錢劉出來。至百年強半仕三已五畝就荒天一涯。便是長處。以後手段。吾故曰。衰中有盛。盛中有衰。各含機藏隙。盛者得衰而變之。功在創始。衰者自盛而沿之。弊繇趨下。又曰。勝國之敗材。乃興邦之隆幹。熙朝之佚事。卽衰世之危端。此雖人力。自是天地間陰陽剝復之妙。

何仲默取沈雲卿獨不見。嚴滄浪取崔司勳黃鶴樓。爲七言律壓卷。二詩固甚勝。百尺無枝。亭亭獨上。在厥體中。要不得爲第一也。沈末句是齊梁樂府語。崔起法是盛唐歌行語。如織官錦。開一尺繡。錦則錦矣。如全幅何。老杜集中。吾甚愛風急天高一章。結亦微弱。玉露凋傷。老去悲秋。首尾勻稱。而斤兩不足。

昆明池水穠麗沈切惜多平調金石之聲微乖耳然竟當於四章求之李于鱗言唐人絕句當以秦時明月漢時關壓卷余始不信以太白集中有極二妙者既而思之若落意解當別有所取若以有意無意可解不可解閒求之不免此詩第一耳有一貴人時名者嘗謂予少陵倉語不得勝糜詰所喜糜詰也予答言恐足下不喜糜詰耳喜糜詰又焉能失少陵也少陵集中不啻有數糜詰能洗眼靜坐三年讀之乎其人意不懌去峨眉山月半輪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夜發清溪向三峽思君不見下渝州此是太白佳境然二十八字中有峨眉山平羌江清溪三峽渝州使後人爲之不勝痕跡矣益見此老鑪錘之妙糜詰七言律自應制早朝諸篇外往往不拘常調至酌酒與君一篇四聯皆用仄法此是初盛唐所無尤不可學凡爲糜詰體者必以意興發端神情傅合渾融疏秀不見穿鑿之跡頓挫抑揚自出宮商之表耳雖老杜以歌行入律亦是變風不宜多作作則傷境孟襄陽欲尋芳草去惜與故人違林花掃更落徑草踏還生韋左司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錢雖格調非正而語意亦佳于鱗乃深惡之未敢從也太白鸚鵡洲一篇效顰黃鶴可厭吳宮晉代二句亦非作手律無全盛者惟得兩結耳總爲浮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借問欲棲珠樹鶴何年卻向帝城飛太白不成語者少老杜不成語者多如無食無兒舉家聞若欵之類凡看二公詩不必病其累句不必曲

爲之讓正使瑕瑜不掩亦是大家

七言排律創自老杜然亦不得佳蓋七字爲句束以聲偶氣力已盡矣又欲衍之使長調高則難續而傷篇調卑則易冗而傷句合璧猶可貫珠益艱

楊用修駁宋人詩史之說而譏少陵云詩刺淫亂則曰鸛雛鳴鴈旭日始旦不必曰愼莫近前丞相嗔曰憫流民則曰鴻鴈于飛哀鳴嗷嗷不必曰千家今有百家存也傷暴斂則曰維南有箕載翕其舌不必曰哀哀寡婦誅求盡也敍饑荒則曰羔羊羜首三星在罶不必曰但有牙齒存所堪骨髓乾也其言甚辯而毅然不知嚮所稱皆與比耳詩固有賦以述情切事爲快不盡含蓄也語荒而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勸樂而曰宛其死矣他人入室譏失儀而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怨讒而曰豺虎不食投畀有北若使出少陵口不知用修何如貶剝也且愼莫近前丞相嗔樂府雅語用修烏足知之

劉隨州五言長城如幽州白日寒語不可多得惜十章以還使自雷同不耐檢

錢劉竝稱故耳錢似不及劉錢意揚劉意沈錢調輕劉調重如輕寒不入宮中樹佳氣常浮仗外峯是錢最得意句然上句秀而過巧下句寬而不稱劉結語匹馬翩翩春草綠邵陵西去獵平原何等風調家散萬金酬士死身留一劍答君恩自是壯語而于鱗不錄又所未解

李長吉師心故爾作怪亦有出人意表者然奇過則凡老過則穉此君所謂不可無一不可有二

韋左司平淡和雅爲元和之冠至於擬古如無事此離別不如今生死語使杜李諸公見之不作嘔耳此

不敢與文通同日。宋人乃欲令之配陶陵謝。豈知詩者。柳州刻削雖工。去之稍遠。近體卑凡。尤不足道。韋左司今朝郡齋冷。是唐選佳境。韓退之於詩本無所解。宋人呼爲大家。直是勢利他語。子厚於風雅騷賦。似得一班。退之海神廟碑猶有相如之意。毛穎傳尙規子長之法。子厚晉問頗得枚叔之情。段太尉逸事差存孟堅之造。下此益遠矣。

子厚諸記。尙未是西京。是東京之潔峻有味者。梓人傳。柳之懿乎。然大有可言。相職居簡握要。收功用賢。在於形容梓人處已妙。只一語結束。有萬鈞之力可也。乃更喋喋不已。夫使引者發而無味。發者宂而易厭。奚其文。奚其文。

張爲稱白樂天廣大教化主。用語流便。使事平妥。固其所長。極有宂易可厭者。少年與元稹角靡逞博。意在警策。痛快晚更作知足語。千篇一律。詩道未成。愼勿輕看。最能易人心手。

連昌宮辭。似勝長恨。非謂議論也。連昌有風骨耳。玉川月蝕。是病熱人囈語。前則任華。後者盧仝馬異。皆乞兒唱長短急口歌。博酒食者。

唐人有佳句而不成篇者。如孟浩然微雲澹河漢。疏雨滴梧桐。楊汝士昔日蘭亭無豔質。此時金有谷高人。尉遲夜夜月爲青冢鏡。年年雪作黑山花。每恨不見入集中。楊用修嘗爲青冢黑山補一首。終不能稱。近顧氏編國雅。乃稱爲用修得意語。可笑。

白香山初與元相齊名。時稱元白。元卒。與劉賓客俱分司洛中。遂稱劉白。白極重劉雪裏高山頭早白。海中仙果子生遲。沈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以爲有神助。此不過學究之小有致者。又白時時誦李頎渭水自清涇至濁。周公大聖接輿狂。欲模擬之而不可得。徐凝千古長如白練飛。一條界破青山色。極是惡境界。白亦喜之何也。風雅不復論矣。張打油胡釘鉸。此老便是作俑。

劉禹錫作詩。欲入錫字。而以六經無之。乃已。不知宋之問已用押韻矣。云馬上逢寒食。春來不見錫。劉用字謹嚴。乃爾。然其答樂天而有筆底心猶毒。杯前膽不豕豕呼關反。此何謂也。

款頭詩。目連變破船衞子。如廁失貓。白日見鬼。固是謔語。然亦詩之病。

元輕白俗。郊寒島瘦。此是定論。島詩獨行潭底影。數息樹邊身。有何佳境。而三年始得一吟。淚流如幷州及三月三十日二絕。乃可耳。又秋風吹渭水。明月滿長安。置之盛唐。不復可別。

昔人有言。元和以後。文士學奇於韓愈。學澀於樊宗師。歌行則學放於張籍。詩句則學矯激於孟郊。學淺易於白居易。學淫靡於元稹。俱謂之元和體。

絕句。李益爲勝。韓翃次之。權德輿武元衡馬戴劉滄五言。皆鐵中錚錚者。猿啼洞庭樹。人在木蘭舟。眞不減柳吳興迴樂峯一章。何必王龍標李供奉。

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深閨夢裏人。用意工妙至此。可謂絕唱矣。惜爲前二句所累。筋骨畢露。令人厭憎。

葡萄美酒一絕。便是無瑕之璧。盛唐地位不凡。乃爾。

劉禹錫上嶺殘夢境頗佳下云馬嘶而復驚遂不成語矣蘇子瞻用其語下云不知朝日昇亦未是至復改爲瘦馬兀殘夢愈墜惡道

杜詩善本勝者如把君詩過日作把君詩過日愁對寒雲雪滿山作愁對寒雲白滿山關山同一照作關山同一點娟娟戲蝶過閒幔作娟娟戲蝶過開幔曾閃朱旗北斗閒作曾閃朱旗北斗殷祇緣貧病人須棄作不知貧病關何事握節漢臣迴作禿節漢臣迴新炊閒黃粱作新炊聞黃粱又麗人行珠壓腰稳稱身下有足下何所著紅渠羅襪穿鐙銀皆泓渟有妙趣

天闕象緯逼當如舊字作天闕天閱咸失之穿鑿

王勃河橋不相送江樹遠含情杜荀鶴承恩不在貌教妾若爲容皆五言律也然去後四句作絕乃妙天寶妓女唱高達夫開篋淚沾臆本長篇也刪作絕唱白居易曾與情人橋上別一首乃六句詩也亦刪作絕俱妙獨蘇氏欲去柳宗元遙看天際朱氏欲去謝元暉廣平聽方籍二語吾所未解耳

王摩詰酌酒與君君自寬人情翻覆似波瀾白首相知猶按劍朱門先達笑彈冠草色全經細雨溼花枝欲動春風寒世事浮雲何足問不如高臥且加餐岑嘉州嬌歌急管雜青絲銀燭金尊映翠眉使君地主能相送河尹天明坐莫辭春城月出人皆醉野戍花深馬去遲寄聲報爾山翁道今日河南異昔時蘇子瞻我行日夜見江海楓葉蘆花秋與長平淮忽迷天遠近青山久與船低昂壽州已見白石塔短棹又轉黃茅岡波平風輭望不到故人久立天蒼茫八句皆拗體也然自有唐宋之辨讀者當自得之

岑參李益詩語不多而結法撰意雷同者幾半始信少陵如韓淮陰多多益辦耳

謝茂秦謂許渾荊樹有花兄弟樂勝陸士衡三荊歎同株此語大瞶大瞶陸是選體中常人語許是近體中小兒語豈可同日

宋延清集中靈隱寺一律見駱賓王集落花一歌見劉希夷集所載老僧及害劉事余已有辨矣若究其詞氣格調則靈隱自當屬宋落花故應歸劉

盧照鄰語如衰鬢似秋天駱賓王語如候月恆持滿尋源屢鑿空絕似老杜

僧皎然者詩式跌宕格二品一曰越俗一曰駭俗內駭俗引王梵志詩天公強生我生我復何爲還佘天公我還我未生時此俗語所不肯道者何以駭爲

杜紫微掊擊元白不減霜臺之筆至賦杜秋詩乃全法其遺響何也其詠物如仙掌月明孤影過長門燈暗數聲來亦可觀

唐自貞元以後藩鎭富強兼所辟召能致通顯一時游客詞人往往挾其所能或行卷贊通或上章陳頌大者以希拔用小者以冀濡沫而干旄之吏多不能分別黑白隨意支應故剽竊雲擾諂諛泉涌取辦俄頃以爲捷使事餖飣以爲工至於貢舉本號詞場而牽壓俗格阿趣時好上第巍峩多是將相私人座主密舊甚乃津私禁臠自比優伶關節倖璫身爲軍吏下第之後尙爾乞憐主司冀其復進是以性情之眞境爲名利之駒途詩道曰卑甯非其故

人謂唐以詩取士故詩獨工非也凡省試詩類鮮佳者如錢起湘靈之詩億不得一李紱寬裳之製萬不得一律賦尤爲可厭白樂天所載元珠斬蛇幷韓柳集中存者不啻村學究語杜牧阿房雖乖大雅就厥體中要自崢嶸擅場惜哉其亂數語議論益工面目益遠

樂府之所貴者事與情而已張籍善言情王建善徵事而境皆不佳

還君明珠雙淚垂恨不相逢未嫁時可謂能怨矣宋人乃以繫雙羅襦少之若爾則所謂舒而帨帨兮毋使尨也吠可稱難犯之節乎哉

義山浪子薄有才藻逐工儷對宋人慕之號爲西崑楊劉翬謁力馳騁僅爾窺藩許渾鄭谷厭厭有就泉下意渾差有思句故勝之

今人以賦作有韻之文爲阿房赤壁累故耳然長卿子虛已極曼衍卜居漁父實開其端又以排偶之罪歸之三謝識者謂起自陸平原然毛詩已有之曰覯閔既多受侮不少

七言歌行長篇須讓盧駱怪俗極於月蝕卑冗極於津陽俱不足法也

薛徐州詩差勝蔡邕州其佻矜相類蔡之譏四皓曰如何鬢髮霜相似更出深山定是非薛之譏孔明曰當時諸葛成何事只合終身作臥龍二子功名不終亦略相等

晚唐詩押二樓字如山雨欲來風滿樓長笛一聲人倚樓皆佳又湘潭雲盡暮烟出（時本皆作山）巴蜀雪消春水來大是妙境然讀之便知非長慶以前語

李義山錦瑟中二聯是麗語。作適怨清和解甚通。然不解則涉無謂。既解則意味都盡。以此知詩之難也。

謝茂秦論詩。五言絕以少陵日出雞東水作詩法。又宋人以遲日江山麗爲法。此皆學究教小兒號嗄者。若打起黃鶯兒莫教枝上啼。啼時驚妾夢。不得到遼西。與山中何所有嶺上多白雲。只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一法。不惟語意極其妙而已。其篇法圓緊。中間增一字不得。著一意不得。一結極斬絕。然中自紓緩。無餘法而有餘味。

王少伯吳姬緩舞留君醉。隨意青楓白露寒。緩字與隨字照應。是句眼。甚佳。

王子安九月九日望鄉臺。他席他鄉送客杯。與子鱗黃鳥一聲酒一杯。皆一法。而各自有風致。崔敏重一年又過一年春。百歲曾無百歲人。亦此法也。調稍卑。情稍濃。敏重能向花前幾回醉。十千沽酒莫辭貧。與王翰醉臥沙場君莫笑。古來征戰幾人回。同一可憐意也。翰語爽。敏重語緩。其喚法亦兩反。

賈島三月正當三十日。與顧況野人自愛山中宿。同一法。以拙起喚出巧意結語。俱堪諷詠。

靈武回天。功推李郭。椒殿犯蹕。禍始田崔。是則然矣。不知僖昭困蜀鳳時。溫李許鄭輩得少陵太白一語否。有治世音。有亂世音。有亡國音。故曰聲音之道。與政通也。大力者爲之。故足挽回頹運。沈幾者知之。

亦堪高蹈遠引。

藝圃擷餘

王世懋著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寶顏堂祕笈及學海類編皆收有此書寶顏本在先又多陳玉叔序文故用以排印並據學海本校正

藝圃摭餘敘

昔徐昌穀談藪。謂蕭統簡輯。冗而不精。劉勰緒論。略而未備。故所著多標準的。幾於鍾嶸之品矣。其後楊用修有丹鉛錄。王元美有藝苑卮言。博雅並稱。中多詩話。今敬美有藝圃摭餘。專爲詩而發也。哲匠鴻才。巧心獨運。皆古人所未道。今人所難言者。竊謂卮言所紀。如長江大河。無所不有。茲編所載。如中冷惠泉。尤足快意。高言絕識。眞足羽翼迪功云。敬美比才子于佳人。嘆絕代之難。平原清河。一時並秀。公家兄弟似之乎。乃敍而傳焉。千載誦之。可餐秀色也夫。

萬曆乙酉冬日五嶽山人沔陽陳文燭玉叔撰

藝圃擷餘

明　吳郡王世懋著

詩四始之體。惟頌專爲郊廟頌述功德而作。其他率因觸物比類。宣其性情。恍惚游衍。往往無定。以故說詩者人自爲見。若孟子荀卿之徒。及漢韓嬰劉向等。或因事傳會。或旁解曲引。而春秋時王公大夫賦詩以昭儉汰。亦各以其意爲之。蓋詩之來固如此。後世惟十九首猶存此意。使人擊節詠歎。而未能盡究指歸。次則阮公詠懷。亦自深於寄托。潘陸而後。雖爲四言詩。聯比牽合。蕩然無情。蓋至於今。餞送投贈之作。七言四韻。援引故事。麗以姓名。象以品地。而拘牽極矣。豈所謂詩之極變乎。故余謂十九首五言之詩經也。潘陸而後四言之排律也。當以質之識者。

今人作詩。必入故事。有持清虛之說。訾謂盛唐詩。卽景造意。何嘗有此。是則然矣。然亦一家言。未盡古今之變也。古詩兩漢以來。曹子建出。而始爲宏肆。多生情態。此一變也。自此作者多入史語。然不能入經語。謝靈運出。而易辭莊語。無所不爲用矣。剪裁之妙。千古爲宗。又一變也。中間何庾加工。沈宋增麗。而變態未極。七言猶以閒雅爲致。杜子美出。而百家稗官。都作雅音。馬淳牛溲。咸成鬱致。於是詩之變極矣。子美之後。而欲令人毀覩妝。張空拳以當市肆萬人之觀。必不能也。其援引不得不日加而繁。然病不在故事。顧所以用之何如耳。善使故事者。勿爲故事所使。如禪家云。轉法華。勿爲法華轉。使事之妙。

在有而若無。實而若虛。可意悟不可言傳。可力學得。不可倉卒得也。宋人使事最多。而最不善使。故詩道衰。我朝越宋繼唐。正以有豪傑數輩。得使事三昧耳。第恐二十年後。必有厭而掃除者。則其濫觴末弊爲之也。

作古詩先須辨體。無論兩漢難至。苦心模倣。時隔一塵。即爲建安。不可墮落六朝。一語爲三謝。縱極排麗。不可雜入唐音。小詩欲作王韋。長篇欲作老杜。便應全用其體。第不可羊質虎皮。虎頭蛇尾。詞曲家非當家本色。雖麗語博學無用。況此道乎。

詩有古人所不忌。而今人以爲病者。摘瑕者因而酷病之。將併古人無所容。非也。然今古寬嚴不同。作語者既知是瑕。不妨併去。如太史公辭累句常多。班孟堅洗削殆盡。非謂班勝於司馬。顧在班分量宜爾。今以古人詩病。後人宜避者。略具數條。以見其餘。如有重韻者。若任彥昇哭范僕射一詩。三壓情字。老杜排律。亦時誤有重韻。有重字者。若沈雲卿天長地闊之三何至王摩詰尤多。若慕雲空磧。玉靶角弓。二馬俱壓在下。一從歸白社。不復到青門。青菰臨水映。白鳥向山翻。青白重出。此皆是失點檢處。必不可借以自文也。又如風雲雷雨。有二聯中接用者。一二三四。有八句中六見者。今可以爲法邪。此等病盛唐常有之。獨老杜最少。蓋其詩即景後必下意也。又其最隱者。如雲卿嵩山石涼。前聯云行漏香爐灰。聯云神鼎帝壺俱壓末字。岑嘉州雲隨馬雨洗兵。花迎蓋柳拂旌。四言一法。摩詰獨坐悲雙鬢。白髮終難變。語異意重。九成宮避暑。三四衣上鏡中。五六林下巖前。在彼正自不覺。今用之。能無受人揶

揄至於失嚴之句。靡詰嘉州特多。殊不妨其美。然就至美中亦覺有微缺陷。如吾人不能運便。自誦不流暢。不爲可也。至於首句出韻。晚唐作俑。宋人濫觴。尤不可學。六臣註文選。極鄙繆無足道。乃至王導謝元同時而拒苻堅。諸如此類。不少。惟李善註旁引諸家。句字必有援據。大資博雅。然亦有牽合古書而不究章旨。如曹顏遠思友人詩。清陽未可俟。善引詩以爲清陽婉兮。人之眉目間也。然於章法句法。通未體貼。其詩本言霖潦元陰。與歐陽子別句朔而思之甚。故曰襄裳以應潦也。清陽未可俟。猶曰河清難俟耳。蓋以清陽反霖潦元陰也。其意自指日出。或卽青陽而誤加三點。如上襄裳誤作寒裳字耳。何必泥毛詩清陽令句不可解耶。又如晨風之訓爲鳳。而李陵晨風。自從風解。翠微者山半也。古詩亦有別用者。豈可盡泥。

唐律由初而盛。由盛而中。由中而晚。時代聲調。故自必不可同。然亦有初而逗盛。盛而逗中。中而逗晚者。何則。逗者。變之漸也。非逗故無繇變。如四詩之有變風變雅。便是離騷遠祖。子美七言律之有拗體。其猶變風變雅乎。唐律之由盛而中極。是盛衰之介。然王維錢起。實相倡酬。子美全集。半是大歷以後。其間逗漏實有可言。聊指一二。如右丞明到衡山篇。嘉州函谷碻溪句。隱隱錢劉盧李間矣。至於大歷十才子。其間豈無盛唐之句。蓋聲氣猶未相隔也。學者固當嚴於格調。然必謂盛唐人無一語落中。中唐人無一語入盛。則亦固哉其言詩矣。

少陵故多變態。其詩有深句。有雄句。有老句。有秀句。有麗句。有險句。有拙句。有累句。後世別爲大家。特高

於盛唐者。以其有深句雄句老句也。而終不失爲盛唐者。以其有秀句麗句也。輕淺子弟。往往有薄之者。則以其有險句拙句累句也。不知其愈險愈老。正是此老獨得處。故不足難之。獨拙累之句。吾不能爲掩瑕。雖然。更千百世。無能勝之者。何耶曰無露句耳。其意何嘗不自高自任。然其詩曰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曰新詩句句好。應任老夫傳。溫然其辭。而隱然言外。何嘗有所謂吾道主盟代興哉。自少陵逗漏此趣。而大智大力者發揮殫盡。至使吠聲之徒。羣肆撏剝。遐哉唐音。永不可復。噫嘻愼之。

律詩句有必不可入古者。古詩字有必不可爲律者。然惟多熟古詩。未有能以律詩高天下者也。初學輩不知苦辭。往往謂五言古詩易就。率爾成篇。因自詫好古。薄後世律不爲。不知律尙不工。豈能工古。徒爲兩失而已。詞人拈筆成律。如左右逢源。一遇古體。竟日吟哦。常恐失卻本相。樂府兩字。到老搖手不敢輕道。李西涯楊鐵崖都曾作過何嘗是來。

唐人無五言古。就中有酷似樂府語。而不傷氣骨者。得杜工部四語曰。菟絲附蓬麻。引蔓故不長。嫁女與征夫。不如棄路傍。不必其調云何。而直是見道者。得王右丞四語曰。曾是巢許淺。始知堯舜深。蒼生詎有物。黃屋如喬林。

太白遠別離篇。意最參錯難解。小時誦之。都不能尋意緒。范得機高廷禮勉作解事語。了與詩意無關。細繹之。始得作者意。其太白晚年之作邪。先是肅宗卽位靈武。元宗不得已稱上皇。迎歸大內。又爲李輔國刦而幽之。太白憂憤而作此詩。因今度古。將謂堯舜禪禹。罪肅宗也。曰龍魚鼠

虎誅輔國也故隱其辭托興英皇而以遠別離名篇風人之體善刺欲言之無罪耳然幽囚野死則已露本相矣古來原有此種傳奇議論曹丕下壇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太白故非創語試以此意尋次讀之自當手舞足蹈李于鱗七言律俊潔響亮余兄極推穀之海內爲詩者爭事剽竊紛紛刻鶩至使人厭余謂學于鱗不如學老杜學老杜尚不如學盛唐何者老杜結搆自爲一家言盛唐散漫無宗八各自以意象聲響得之政如韓柳之文何有不從左史來者彼學而成爲韓爲柳吾卻又從韓柳學便落一塵矣輕薄子遽笑韓柳非古與夫一字一語必步趨二家者皆非也

今人作詩多從中對聯起往往得聯多而韻不協勢既不能易韻以就我又不忍以長物棄之因就一題衍爲衆律然聯雖旁出意盡聯中而起結之意每苦無餘於是別生枝節而傅會或卽一意以支吾掣衿露肘浩博之士猶然架屋疊牀貧儉之才彌窘所以秋興八首廖廖難繼不其然乎每每思之未得其解忽悟少陵諸作多有澄興時於篇中取題意興不局豈非柏梁之餘材枏爲別館武昌之剩竹貯作船釘英雄欺人頗窺伎倆有識之士能無取裁

談藝者有謂七言律一句不可兩入故事一篇中不可重犯故事此病犯者故少能拈出亦見精嚴然吾以爲皆非妙悟也作詩到情神傳處隨分自佳下得不覺痕迹縱使一句兩入兩句重犯亦自無傷如太白峨眉山月歌四句入地名者五然古今目爲絕唱殊不厭重蜂腰鶴膝雙聲疊韻休文三尺法也古今犯者不少甯盡被汰邪

于鱗選唐七言絕句。取王龍標秦時明月漢時關爲第一。以語人多不服。于鱗不止擊節秦時明月四字耳。必欲壓卷。還當於王翰葡萄美酒王之渙黃河遠上二詩求之。

晚唐詩萎薾無足言。獨七言絕句膾炙人口。其妙至欲勝盛唐。愚謂絕句覺妙。正是晚唐末妙處。其勝盛唐。乃其所以不及盛唐也。絕句之源出於樂府。貴有風人之致。其聲可歌。其趣在有意無意之間。使人莫可捉著。盛唐惟青蓮龍標二家詣極。李更自然。故居王上。晚唐快心露骨。便非本色。議論高處。唐宋詩之徑。聲調卑處。開大石之門。

今世五尺之童。纔拈聲律。便能薄棄晚唐。自傳初盛。有稱大歷而下。色便赧然。然使誦其詩。果爲初邪盛邪。中邪晚邪。大都取法固當上宗。論詩亦莫輕道。詩必自運而後可以辨體。詩必成家而後可以言格。晚唐詩人。如温庭筠之才。許渾之致。見豈五尺之童下。直風會使然耳。覽者悲其衰運可也。故予謂今之作者。但須眞才實學。本性求情。且莫理論格調。

李頎七言律。最響亮整肅。忽於遠公遯迹詩第二句。下一拗體。餘七句皆平正。一不合也。開山二字最不古。二不合也。開山幽居。文理不接。三不合也。重上一山字。四不合也。余謂必有誤。苦思得之曰。必開士也。易一字而對仗流轉。盡祛四失矣。余兄大喜。遂以書藝苑卮言。余後觀郎士元詩云。高僧本姓竺。開士舊名林。乃元襲用頎詩。益以自信。

詩稱發端之妙者。謝宣城而後。王右丞一人而已。郎士元詩起句云。暮蟬不可聽。落葉豈堪聞。合掌可笑。

高仲武乃云昔人謂謝朓工於發端比之於今有慚阻矣若謂出於譏戲何得入選集謂發端工乎謝宣城地下當爲撫掌大笑

崔郎中作黃鶴樓詩青蓮短氣後題鳳凰臺古今目爲勍敵識者謂前六句不能當結語深悲慷慨差足睥睨然余意更有不然無論中二聯不能及卽結語亦大有辨言詩須道興比賦如日暮鄉關興而賦也浮雲蔽日比而賦也以此思之使人愁三字雖同孰爲當乎日暮鄉關烟波江上本無指著登臨者自生愁耳故曰使人愁烟波使之愁也浮雲蔽日長安不見逐客自應愁甯須使之青蓮才情標映萬載甯以余言重輕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竊以爲此詩不逮非一端也如有罪我者則不敢辭

常徵君贈王龍標詩有松際露微月清光猶爲君之句膾炙人口然王子安詠風詩云日落山水靜爲君起松聲則已先標此義矣二詩句雅堪作配未易優劣也

錢員外詩長信宮春句於晴雪妙極形容膾炙人口其源得之初唐然從初竟落中唐了不與盛唐相關何者愈巧則愈遠

杜必簡性好矜誕至欲衒官屈宋然詩自佳華於子昂質於沈宋一代作家也流芳未泯乃有杜陵嗤其家風盛哉然布衣老大許身稷契屈宋又不足言矣一日偶誦賈島桑乾絕句見謝枋得註云旅寓十年交游歡愛與故鄉無異一旦別去豈能無情渡桑乾而望幷州反以爲故鄉也不覺大笑拈以問玉山程生曰詩如此解否程生曰向如此解余謂此島自思鄉作何曾與幷州有情其意恨久客幷州遠

隔故鄉。今非惟不能歸。反北渡桑乾。還望幷州。又是故鄉矣。幷州且不得住。何況得歸咸陽。此島意也。謝詩有分毫相似否。程始歎賞以爲聞所未聞。不知向日聽夢中語耳。

古人云。秀色若可餐。余謂此言惟毛嬙西施。昭君太眞。曹植謝朓。李白王維。可以當之。而司馬長卿夫婦各擅尤以爲難。至于平原清河。急難並秀。飛燕合德。孿生雙絕。亦各際其盛矣。近世無絕代佳人。詩人乃似不乏。

詩有必不能廢者。雖衆體未備。而獨擅一家之長。如孟浩然洮洮易盡止。以五言雋永。千載並稱王孟。我明其徐昌穀高子業乎。二君詩大不同。而皆巧於用短。徐能以高韻勝。有蟬蛻軒舉之風。高能以深情勝。有秋閨愁婦之態。更千百年。李何尙有廢興。二君必無絕響。所謂成一家言。斷在君采稚欽之上。庭實而下。益無論矣。

高季迪才情有餘。使生宏正李何之間。絕塵破的。未知鹿死誰手。楊張徐故是草昧之雄。勝國餘業不中。與高作僕。

子美而後。能爲其言而眞足追配者。獻吉于鱗兩家耳。以五言言之。獻吉以氣合。于鱗以趣合。夫人語趣似高於氣。然須學者自詠自求。誰當更合。七言律。獻吉求似於句。而求專於骨。于鱗求似於情。而求勝於句。然則無差乎。曰噫。于鱗秀。

余嘗服明卿五七言律。謂他人詩多於高處失穩。明卿詩多於穩處藏高。與于鱗作身後戰場。未知鹿死

誰手.

家兄讞獄三輔時.五言詩刻意老杜.深情老句.便自旗鼓中原.所未滿者.意多於景耳.青州而後.情景雜出.似不必盡宗矣.

每一題到.茫然思不相屬.幾謂無措.沈思久之.如瓠水去窒.亂絲抽緒.種種縱橫.奔集.卻於此時要下剪裁手段.甯割愛.勿貪多.又如數萬健兒.人各自爲一營.非得大將軍方略.不能整頓攝服.使一軍無譁.若爾.朱榮處貼葛榮百萬衆.求之詩家.誰當爲比.

生平閉目搖手.不道長慶集.如吾吳唐伯虎.則尤長慶之下乘也.閻秀卿刻其悵悵擁鼻二詩.余每見之.輒悵悵悲歌不已.詞人云何物是情濃.少年輩酷愛情詩.如此情少年那得解.友人張伯起詩云.而今秋老春情薄.漠漠寒江水自流.袁魯望亟爲余稱之.伯起於是時年僅弱立.其於情故早達.此道中項橐甘羅也.今伯起風流如故.而魯望已數載異物.悲夫.

世人厭常喜新之罪.夷於貴耳賤目.自李何之後.繼以于鱗.海內爲其家言者多.遂蒙刻鵠之厭.嚮而一士能爲樂府新聲.倔強無識者.便謂不經人道語.目曰上乘.足使耆宿盡廢.不知詩不惟體.顧取諸性情何如耳.不惟性情之求.而但以新聲取異.安知今日不經人道語.不爲異日陳陳之粟乎.嗚呼才難.豈惟才難.識亦不易.作詩道一淺字不得.改道一深字又不得.其妙政在不深不淺.有意無意之間.

嘗謂作詩者.初命一題.神情不屬.便有一種供給應付之語.畏難怯思.即以充役.故每不得佳.余戲謂河

下與隸須驅遣另換正身能破此一關沈思忽至種種眞相見矣

閩人家能佔畢而不甚工詩國初林鴻高廷禮唐泰輩皆稱能詩號閩南十才子然出楊徐下遠甚無論季迪其後氣骨峻峻差堪旗鼓中原者僅一鄭善夫耳其詩雖多摹杜猶是邊徐薛王之亞林尚書貞恆修福志志善夫云時非天寶地靡拾遺殆無病而呻吟云至以林鈇傅汝舟相伯仲又云鈇與善夫頗爲鄉論所訾過矣閩人三百年來僅得一善夫詩即瑕當爲掩善夫雖無奇節不至作文人無行殆非實錄也友人陳玉叔謂數語卻中善夫之病余謂以入詩品則爲雅譚入傳記則傷厚道玉叔大以爲然林公余早年知己獨此一段不敢傳會此非特爲善夫亦爲七閩文人吐氣也

佘山詩話

陳繼儒著

本館據學海類編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余山詩話卷上

明　華亭陳繼儒仲醇著

元旦拜年衣冠逐逐大是可憎不知起於何時文衡山先生一絕眞可撫掌也云不求見面惟通謁名刺朝來滿敝廬我亦隨人投數紙世情嫌簡不嫌虛

翟公鑾嘗自製對聯云靜亦靜動亦靜五臟剋消夫慾火榮亦忍辱亦忍平生不履于危機常熟嚴公訥輔政時封公尚在其門聯云堂上雙親壽朝中一品家申公時行解相印歸其堂聯云無毀無譽三代直道而行知止知足四時成功者退陸文裕公在京邸中則榜世廟御撰一聯云抑人是自抑揚人其自揚都城鄭宮保敬庵諱紳者以工部尚書告老其堂聯云世多君子扶皇極天放閒人養太和翟中丞諱鵬者其堂聯云徒有寸丹懸帝闕竟無尺素達權門王中丞機更號六陽山人嘗榜其堂曰偶爾謝上天富貴歸來作平地神仙又有天上有人扶日月山中容我老漁樵吾鄉包公節與弟孝以兄弟進士爲南北兩臺其門聯云兄進士弟進士一天雨露南御史北御史兩地風霜湯東谷廳事春聯云東坡居士休題杖南郭先生且濫竽後廳曰片言曾折獄一飯不忘君蓋東谷嘗從興濟伯楊忠定公奉迎鑾輿故云其東偏曰暫掛西山笏閒開北海尊其西偏曰長身惟食粟老眼漸生花而豪俠之氣可以想見

朱竹古無所本。宋仲温在試院卷尾。以朱筆掃之。故張伯雨有偶見一枝紅石竹之句。管夫人亦嘗畫懸崖朱竹一枝。楊廉夫題云。網得珊瑚枝。鄉向箕箔谷。明年錦棚兒。春風生面目。

馬遠畫竹下有冠者。道士持酒杯。侍以二童。一鶴在烟泉之間。上有詩云。不禱自安緣壽骨。人閒難得是清名。淺斟仙酒紅生頰。永保長生道自成。賜王都提舉爲壽。上有辛巳長印。下有御書之璽。

唐褚遂良貶潭州都督。行部至邑。洗筆池上。後人爲立祠。宗邑令榜曰。唐大都督褚公洗筆池。咸淳中。邑令趙必穆於池中得斷碑。上刻褚公湘潭偶題詩云。遠山皆翠凝烟。爛漫桐花二月天。遊徧九衢燈火夜。歸來月掛海棠前。餘皆莫辨。

王元美先生答愼侍御書。曾以示余。余見而錄之。如左。來書桃源行云。物外起田園。起字不知何解。答云。即今起房屋。俗語之所由始也。王建詩。妾家高樓連苑起。亦此義。

温庭筠詩云。招客先開二十雙。此句不解所謂。答云。雙五畝也。末句云四十雙。蓋二百畝也。見唐書南詔傳。官給田四十雙爲二百畝也。陶南村輟耕錄。則謂一雙爲四畝。

陸龜蒙橘詩。珍重更過三十子。不堪分付野人邊。王僧辨嘗爲荆南。得橘一蒂三十子。以獻梁武帝。

趙魏公。宋秀王之後。子趙仲穆。能作蘭木竹石。張伯雨題其墨蘭云。滋蘭九畹空多種。何似墨池三兩花。

近日國香零落盡。王孫芳草徧天涯。仲穆見而愧之。蘭遂絕筆。

倪元鎮畫竹。其上有高季迪題。倪君好畫復耽詩。瘦骨秋來似竹枝。前夜夢回如得見。紙窗斜影月低時。

張子容海氣朝成雨江天晚作霞李嘉祐朝霞晴作雨溼氣晚生寒二詩語極相似而盛唐中唐分焉。

阿翁好讀閒居賦桃李春風滿庭戶時與華陽道士行還鄰角里先生住寶淨僧居共齋粥已看富貴如風霧我來三宿夜連牀行路荊榛歲將暮壬子九月十九日爲潘翁仲暉寫幷賦詩右方瓚題雲林此畫在長安中。

宣和時酒店壁間有詩云是非不到釣魚處榮辱常隨騎馬人。

古今雪詩甚多獨中蜂老人一偈云凍雲四合雪漫漫誰解當機作水看只爲眼中花未瞥啓窗猶看玉琅玕。

孟淑卿蘇州人訓導澄之女工詩號荊山居士嘗論朱淑眞詩曰作詩貴脫胎化質僧詩無香火氣乃佳鉛粉亦然朱生故有俗病李易安可與語耳。

嵩山僧贈余木癭爐余銘之云形固可使如槁木乎心固可使如死灰乎惟我與爾有是夫又有天台僧寄余藤杖余答以詩云僧寄天台杖支余獨上臺借他時點綴不是老相催打果驚黃鳥疏泉破碧苔秋聲滿松壑幷與夕陽來。

余藏有饑舜舉茄菜二畫上有趙松雪題云天上歸來兩鬢皤山園近日竟如何年年五月黃梅雨老瓦盆中此味多此余友十年前所畫今余謝事歸來偶閱書笥而得此因作詩以識之至治元年五月廿二日也題菜云歸老林泉無外慕盤中野菜飯黃粱交遊來往休相笑肉味何如此味長至治元年五

月廿二日檢出篋既得錢舜舉茄畫一幅而又有其畫菜因有所感而吟之也子昂記

唐詩二庭歸望斷萬里客心愁二庭者沙鉢羅可汗建庭于淮合水謂之南庭吐陸建牙于鏃曷山謂之北庭二庭以伊列水爲界所謂南單于北單于也

後漢楚王元英傳遠黃老之微言尙浮屠之仁祠仁祠指佛寺唐時多以寺爲仁祠權載之詩逸氣凌顯清仁祠訪金碧是也溫公通鑑綱目以祠爲慈並非

左思蜀都賦旁挺龍目側生荔支張九齡荔支賦云維觀上國之光而被側生之誚杜子美絕句云側生野岸及紅蒲不熟丹宮滿玉壺諱荔支爲側生雖本之左思張九齡然以時事不欲直道也黃山谷題楊妃病齒云多食側生損其左車則又好奇故耳

謝朓詩寒城一以眺平楚正蒼然楚叢木也登高望遠見木杪如平地故云平楚卽詩所謂平林也

落月滿屋梁猶疑照顏色言夢中見之而覺其猶在卽所謂夢中魂魄猶言是覺後精神尙未回也詩本淺宋人看得深反晦矣

東坡詩鮫綃剪碎玉簪春檀暈妝成雪月明肯伴老人春一醉懸知欲落更多情按畫家七十二色有檀色淺赭所合婦女暈眉色似之人皆不知檀暈之義何也

南陵水面漫悠悠風緊雲輕欲變秋正是客心孤迥處誰家紅袖倚高樓右樊川詩宋顧大中曾于南陵巡捕司舫子臥屏上畫此詩意而人不知其名未甚賞譽後爲具眼者竊去乃更歎息

項希憲藏石田水墨三檜卷極奇。翁後大字跋云。虞山至道觀。有所謂七星檜者。相傳爲梁時物也。今僅存其三。餘則後人補植者。而三株中又有雷震風擘者。尤爲傀異。眞奇觀也。暇中與子壻史永齡往觀焉。永齡因請圖之。歸爲而翁西村先生之玩。蓋以西村未嘗見也。并寫歸途所得詩于後。西村甯不有以教我乎。昭明臺下芒鞋緊。虞仲祠前石路迴。老去登臨誇健在。舊遊山水喜重來。雨乾草愛相將發。春淺梅嫌瑟縮開。傳取梁朝檜神事。袖中疑道有風雷。

楊廉夫寄元鎭一絕云。祇陀山下問幽居。新長青松七八株。見說近前丞相怒。歸來自寫草堂圖。

廖凝十歲作詠白詩云。滿汀鷗不散。一局黑全輸。

如意中女子七歲能詩。則天召見。令賦吟別兄詩云。別路雲初起。離亭葉正飛。所嗟人異雁。不作一行歸。

廖凝覽裴說經杜工部墓詩曰。擬鑿孤墳破。重教大雅生。笑曰。裴說。刮墓賊耳。

僧貫休入蜀。上王建詩曰。一瓶一鉢垂垂老。千水千山得得來。建大悅。賜號因名爲得得和尙。

蔡君謨謂范文正曰。公採茶歌云。金黃輭畔綠塵飛。碧玉甌中翠濤起。今茶絕品。其色甚白。翠綠乃下者耳。欲改爲玉塵飛素濤起。如何。希文曰善。

詩僧祖可。身被惡疾。人號爲癩可。善權亦能詩。人物清臞。人目爲瘦權。可詩如清霜摧木落。盡見西山秋。又谷口來斜日。數峰生夕陰。

唐田澄蜀城詩。地富魚爲米。山芳桂是樵。俗名沃土爲魚米之地。

謝靈運詩牽絲及元興解龜在景平李善注牽絲初仕也解龜去任也

靈川縣西南一十里高數仞可容數榻泉繞洞前又名華嚴洞世傳昔有桃花片闊寸許從洞口流出石壁有詩巖前流水無人渡洞口碧桃花正開東望蓬萊三萬里等閒歸去等閒來

元結刺道州承兵賦之後徵率煩重民不堪命作春陵行其末云何人采國風吾欲獻此詩以傳考之結以人困甚不忍加賦嘗奏免稅租及和市雜物十三萬緡又奏免租庸十餘萬緡困乏流亡盡歸乃知賢者所存不特空言而已杜子美稱之云今盜賊未息得結輩數十公落落然參錯爲天下邦伯天下少安可立待已夫文人作吏非厭其煩則厭其俗使摛辭之士盡如元次山孰謂詞賦家不可入循良傳耶

崔湜仁師之子弟澄液從兄沨竝有文翰列居清要每私宴自比王謝曰吾門戶及出身歷官未嘗不爲第一丈夫湜時執政年三十六嘗暮出端門下天津馬上賦詩曰春還上林苑花滿洛陽城張說見之嘆曰文與位可致其年不可及也然湜附韋后作相又附太平公主門下客獻海鷗賦以諷湜稱善而不自悛帝誅蕭至中湜流嶺外後知湜本謀賜死荊州夫進取不已卒罕令終文章富貴門第少年四者亦何足恃哉

仁宗朝諫官累言陳執中不學無術非宰相器陛下眷意不替者待非執中嘗于先朝乞立陛下爲太子耶先帝二子而周王已薨立嗣非陛下而誰上曰非爲是但執中不欺朕耳嘉祐中文潞公富鄭公爲

相劉公沆王公堯臣爲參政議立皇嗣事祕不傳永豐中三公已薨獨潞公留守西京應召赴闕恩禮隆厚及還上作詩送行有報在不言功之句乃知丙吉而後如若公者非特謹厚得體可格九重亦恐讒邪小人如陰蝥執中者借以爲口實耳

胡忠簡貶謫李彌遠贈以十事其最警策者曰名節之士猶未及道宜更進步又曰子厚居柳築愚溪東坡居惠築鶴觀若將終身焉又曰有天命有君命不擇地而安夫萬里投荒孤身禦瘴人生至此那復可堪今聖朝覃大被謫命則討差而歸聞除書則投袂而出此亦士大夫不幸中之幸也然古人則反有以此鍛鍊一生者黃魯直答劉文學詩云人鮮甕中危萬死鬼門關外更千岑問君底事向前去要試平生鐵石心王定國嶺外歸出歌者勸東坡酒歌兒曰柔奴姓宇文氏眉目媚麗家世住京師定國南遷歸坡問柔廣南風土應是不好柔對曰此心安處便是吾鄉夫山谷天生鐵漢若柔奴兒女子乃能如是使羈人遷客聞其言眞可謂炎海變清涼也

慈覺禪師云飲食於人日月長精麤隨分寒飢倉纔過三寸成何物不用將心細較量若能如是思省自可省口腹矣務實野夫云皮包骨肉幷尿糞強作嬌嬈誑惑人千古英雄皆坐此百年同作一坑塵若能如是思省自可寡慾矣

米顚捕蝗帖云魯君素謗芾者與薛至親一體加毀幸天恩曠蕩盡賴恩庇及此愧惕又雲林帖云友生愧瓚上公武先生比承專寄痊鶴銘跋尾辨證深見遠懷小楷寬綽而適媚尤得唐人風格敬嘆敬嘆

命寫鄙作謹書上求教益比來想惟尊履康裕正月中爲醉客捶罵不肖亦醉頹然如土木偶人不屑也人所能共知聞乃反與謗於雲門翁謂譏議其詩文字畫況雲門學皆造極其艱虞中又留遇僕不薄僕果爾人耶獸耶聞雲門中不無少動是不可曉也四日瓚啓此蹟在檇李包儀甫家公又有次韻答友人詩吹竽豈爲求齊好在楚何妨自越吟醉人捶罵吾何恤且復清尊與子斟其詩疑一時作也不知唾罵者何人二公想皆以顛迂得罪

吳惟信寓白鶴村糜先生登諸父也一日相遇扣所作惟信誦一絕云白髮傷春又一年閒將心事卜金錢梨花瘦盡東風輭商略平生到杜鵑糜不覺下拜曰天才也老夫每欲效顰則漢高祖唐太宗追逐不少置矣蓋前輩服善如此

秦檜嘗語王葆曰檜欲告老如何葆曰此事不當問葆檜曰他人不敢言以公有直氣故問爾葆曰果欲告老不問親讎擇可任國家之事者使居相位誠天下生民之福檜默然正德初關中盛傳朝議欲起三原王端毅公秦左史汝南強景明晟上詩曰八十耆年一品官歸來清節雪霜寒雖然海內歸心在可奈君前下拜難鷗鷺恐疑威鳳起風雲長護老龍蟠三公事業三槐傳留取完名久遠看王公得詩大悅夫大臣去就出處上係社稷安危下係士林瞻表故薦得數輩賢才乃可弛乾坤之負擔養得百年名節方能傲風月之全身

王元宰飛白竹一軸題云己丑歲夏五月二十二日會稽王冕寫瀟灑三君子是伊親弟兄所期持大節

莫負歲寒盟。赤城陶君九成。故家子也。淳粹雅澹。有出塵風韻。讀書之暇。每以翰墨自適。余寓西湖之東。九成時來會談。竟日退有不忍舍者。其仲季皆清爽。眞芝蘭玉樹。不下王謝家也。遂題而歸之。

陳後山攜所作謁南豐。一見愛之。因留款語。適欲作一文字。因託後山爲之。後山窮日力方成。僅數百言。明日以呈南豐。南豐云。大略也好。只是冗字多。不知可略刪動否。後山因請改竄。南豐就坐。取筆抹處。連一兩行。便以授後山。凡削去一二百字。後山讀之。則其意尤完。因歎服。遂以爲法。所以後山文字簡潔如此。牛僧孺赴舉之秋。常投贄於劉補闕禹錫。對客展卷。飛筆塗竄其文。歷二十餘處。劉轉汝州。牛出鎭漢南。枉道汝州。駐旌信宿。酒酣賦詩。劉方悟往年改公文卷。僧儒詩曰。粉署爲郎四十春。今來名輩更無人。休論世上昇沈事。且鬬一本作閱曾前現在身。珠玉會應成咳唾。山川猶覺露精神。莫嫌恃酒輕言語。曾把文章謁後塵。禹錫和云。昔年曾忝漢朝臣。晚歲空餘老病身。初見相如成賦日。後爲丞相掃門人。追思往事咨嗟久。幸喜淸光笑語頻。猶有當時舊冠劍。待公三日拂埃塵。牛公吟和詩。前意稍解。曰三日之事。何敢當焉。宰相三朝後至。印可以陞降百司也。於是移宴竟夕。方整前驅。劉乃戒其子咸久丞雍曰。吾成人之志。豈料爲非汝輩進修守中爲上。夫文字之交。本是淨緣。而常結惡業。故虛心者。宜待之以曾南豐。儕氣者。不宜待之以劉禹錫。

葛延之嘗以親製龜冠獻東坡。贈以詩曰。南海神龜三千歲。北叶朋從生慶喜。智能周物不周身。未死一鑽七十二。誰能用爾作小冠。峋嶁耳孫創其製。今若此去甯復來。欲慰相思時整視。集中無此詩。

佘山詩話卷中

佘山慧日院佛像落成。徐文貞入山中。奉世廟欽賜蟒衣一襲付僧圓寶。因賦一絕云。單衣露冷宿曇華。誤綰宮袍傍帝車。拈向山門君莫笑。細看還是舊袈裟。丁酉陸平泉八十有九矣。亦以衲衣一襲付慧日院。手書偈於衲之表云。解組歸來萬慮捐。盡將身世付安禪。披來戒衲渾無事。不向歌姬爲乞緣。此二事與東坡解衣留鎮山門同一風流也。

咸甯大司徒雍公泰巡鹽南淮。見竈丁貧而鰥者幾二千人。比及二年。具與完室。既去淮人詠曰。客邊檢戀渾無硯。海上遺民盡有家。又曰。了卻四民兒女願。春風解纜去朝天。

憨憨無役老人懷。春日烘門晏始開。遊衍太平初試杖。安排樂事且拈杯。世情花黨富家發。公道燕均貧戶來。識字不多強不識。小軒聊與物追陪。余今年六十。凡事舉在及念中。但醉吟兀坐。飽飯終日。以享太平而已。故賦此詩。沈周書公六十爲癸卯。

趙子昂書淵明像一卷。題云既書歸去來。餘興未盡。乃作竹石。淵明亦當愛此耶。後有王行元末人。歿于難。詩亦清雅。而石田亦有詩云。典午山河已莫支。先生歸去自嫌遲。寄奴小草連天綠。剛剩黃花一兩籬。

思陵草書詩一卷。云隨宜飲食聊充腹。取次衣裘亦暖身。未必得年非瘦薄。無妨長福是單貧。老龜豈羨

犧牲飽蟠木甯爭桃李春隨分自安心自斷是非何必問閒人其墨跡藏項家每行止一字字大如拳押縫有御書之寶書後有御書瓢印收藏有王濟之圖書及三槐堂印

蕭楚材知溧陽縣時張乖崖作牧一日召食見公几案有一絕云獨恨太平無一事淮南閒殺老尚書蕭改恨作幸字公出視藁曰誰改吾語左右以實對蕭曰公功高位重姦人側目之秋且天下一統公獨恨太平何也公曰蕭君吾一字之師也

繁舉字彥舉陝人性嗜酒工詩客京師十餘年竟流落以死同時有鄭雲表者慕彥舉之爲人作詩輓之云形如槁木因詩苦眉鎖愁山得酒開人以爲寫眞云

咸陽郭氏一蒼頭曰捧劍每遭鞭箠一旦忽題詩曰青鳥銜葡萄飛上金井欄美人恐驚去不敢捲簾看其主遂稍容之

有僧名無夢手持木牌書二詩云身爲車兮心爲軨車動軨隨何計息交梨火棗是誰無自是不除荊與棘身爲客兮心爲主主人平和客安堵若還主客不安甯精神營定辭君去

越中牡丹開多有輕陰微雨謂之養花天詩云野水平蕪調馬地淡雲微雨養花天

正月十六謂之耗磨日張說詩云磨耗傳茲日縱橫道未宣

余見倪雲林畫一幅題云十月江南未隕霜青楓欲赤碧梧黃停橈坐對西山晚新雁題詩小著行

文湖州竹一幅在橫册上乃折竹也其題者二人柯九思題云湖州放筆奪造化此事世人那得知登然

何處見生氣彷彿空庭月落時金粟道人阿英題云湖州昔在陵州日日逢人寫竹枝一段枯梢三作折分明雪後上窗時

李林甫亦善丹青高詹事與林甫詩曰中興惟白雲身外卽丹青山水小類李中舍參寥子秦少游與之友以契許嘗在臨平道中作詩云風蒲獵獵弄輕柔欲立蜻蜓不自由五月臨平山下路藕花無數亂汀洲東坡一見爲寫而刻諸石宗婦曹夫人善丹青作臨平藕花圖

安吉碧瀾堂素有奇怪郡士晁子芝嘗與客游眺於彼迫暮共見水面一好女子衣服楚楚手捧蓮葉足履萍草而來晁料其異物急叱之女子自若且行且吟云水天日暮風無力斷雲影裏蘆花色折得荷花水上游兩鬢蕭蕭敛正直吟畢由東岸而去

曹松贈方干詩後輩難爲措機杼先生織字得龍梭

段成式與温庭筠詩序云予在九江造雲藍紙輒送五十枚詩云三十六鱗充使時數番猶得裹相思

丁酉秋病瘧借得顧光祿宋人畫册有宋徽宗題王右丞山居圖載宣和畫譜危樓日暮人千里孤枕風秋雁一聲宣和殿書有宋高宗題趙伯駒畫宋高宗題馬和之畫宋周儀畫宣和御題趙千里倣大李將軍筆宋高宗題李唐畫月團初輥淪花瓷啜罷呼兒課楚詞風定小軒無落葉青蟲相對吐秋絲宋馬和之畫六幅宋楊士賢畫對幅南宋趙千里宋夏珪畫對幅宋馬遠畫宋李唐畫對幅宋徽宗畫對幅宋毛益畫對幅宋吳炳畫宋李迪畫對幅宋趙孟堅畫蘭花對幅趙子昂山水四幅瘦馬一幅管夫

人竹一幅。

王叔明石梁秋瀑。其上題云。至正辛丑九月三日。與陳徵君同宿愚庵師房。焚香烹茗。圖石梁秋瀑。翛然有出塵之趣。黃鶴山人王蒙寫。其逸態云。梁掛飛泉遙噴雪。山閒疏樹淨含霜。幽人自愛清秋景。閒坐虛窗對夕陽。周伯昂題。一道飛湍萬壑流。平林如撼錦光浮。山翁獨坐有何事。洗耳端來笑許由。耕雲題。林際飛泉銀漢長。水邊細草紫蘅香。奔流峽底雲雷起。疑在匡山瀑布旁。陸有恆題。

陳希夷詩。倏爾火輪煎地脈。愕然神濛湧山椒。神濛字甚奇。而不知其出于列子。卽易所謂山澤氣相蒸。雲興而爲雨也。

升菴有紀行詩。山遮延鷺堰。江繞晝烏亭。用事甚僻。而不知出處。按元魏改官制。以候望官爲白鷺。取延望之意。其時亭候多刻鷺像也。上句用此。漢明帝起居注。帝巡狩過亭障。烏鳴。亭長引弓射中之。奏曰。烏烏啞啞。引弓射左腋。陛下壽萬年。臣爲二千石。帝悅。令天下亭障皆畫烏。下句用此。

陳陶詠竹詩。青嵐帚亞思君袒。綠潤偏多憶蔡邕。註。陳張君袒竹賦。青嵐連帚。碧空掃烟。蔡邕竹贊。綠潤碧鮮。恬文紫錢。

唐李郢詩。薄雪燕翁紫燕釵。釵垂簏簌抱香懷。簏簌下垂之貌。又作麗蔌。按蔌字不見他字書。只見花閒集溫庭筠詞。

賈詩長江風送客。孤館雨留人。二句爲平生之冠。全集不載。坡詩註用之。

夜漏五五相遞爲二十五。唐李郢詩云。二十五聲秋點長。是也。至宋世國祚長短識。有寒在五更頭之忌。

宮掖及州縣更漏皆去五更後二點又幷初更去其二以配之首尾止二十一點非古也今猶沿之

張公位趙公志皐皆與江陵相左由翰林出爲州同後俱拜相楚中周御史以詩戲之曰龍樓鳳閣九重宮新築沙堤拜相公我貴我榮君莫羨十年前是兩州同

紹興二年虔寇謝達陷惠州民居官舍焚蕩無遺獨留東坡白鶴故居幷率其徒葺治六如亭烹羊致奠而去次年海寇黎盛犯潮州悉毀城堞且縱火至吳子野近居盛登開元寺塔見之問左右曰是非蘇內翰藏圖書處否麾兵救之吳氏歲寒堂民屋附近者賴以不毀甚衆王榮老嘗官于觀州龍宮渡觀江七日風作不得濟父老曰公舟中必有奇異此江神極靈當獻之得濟榮老顧無有止有黃塵尾以獻之風如故又以端石硯獻之風愈作又以宣包虎帳獻之皆不驗夜臥念曰有魯直草書扇頭子題韋應物詩曰獨憐幽草澗邊生上有黃鸝深樹鳴春潮帶雨晚來急野渡無人舟自橫公取視恍惚之勢曰我猶不識鬼甯識之乎持以獻之香火未收天水相照如兩鏡對展南風徐來帆一飽而濟夫文人翰墨即盜賊鬼神且不能忘情如此後世嫉賢如讎諱文若崇豈別具一肺腸耶

王旦從東封車駕回過陝魏野寄以詩云聖朝宰相年年出公在中書十二秋西祀東封俱已了好來相伴赤松遊旦袖此詩求退就得謝寇準自永興被召野亦以詩送之云好去上天辭富貴卻來平地作神仙公得詩不悅後二年貶通州每題前詩于窗朝夕吟哦之說者謂寇萊公之南遷不如王文正之早退然公題驛亭詩末必不曉悟于魏處士者其詩云沙堤築處迎丞相驛使催時送逐臣到了輸他

林下客無榮無辱自由身夫榮辱猶自小事若夫一朝綰印千里輿棺此又更輸牖下老人一著也歌公與尹師魯蘇子美俱出杜祁公之門歐公雖貴猶不替門生之禮和祁公詩云公齋每偸暇師席屢攻堅善誨常無倦餘談亦可編又云昔日青衫遇知己今來白首再陞堂蓋未嘗一日忘祁公也張芸叟有荊公哀詞有慟哭一聲惟有涕故時賓客合何如又云今日江湖從學者人人諱道是門生蓋當時已病人情之薄如此若今則弁髦蒙師彎弓座主吾不知歐陽芸叟見之當何如嘆息也

楊鐵崖云吾未七十休官在九峰三泖閒殆且二十年優游光景過於樂天有李五峰張句曲周易癡錢思復爲倡和友桃葉柳枝瓊花翠羽爲歌歈伎第池臺花月主者乏晉公耳然東諸侯如李越州張吳興韓松江鍾海鹽聲伎高讌余未嘗不居其右席則池臺主者未嘗乏也風日好時翫春水宅（先生舫名越吳越間好事者招致效昔人水仙舫故事蕩漾湖光鳥翠望之呼鐵龍仙伯顧未知香山老人有此無也客有小海生賀公爲江山風月福人且貌公老像以八字字之又賦詩其上曰二十四考中書令二百六字太師銜不如八字神仙福風月湖山一擔擔

顧況喪一子年十七其子遊魂恍惚如夢不離其家顧悲傷不已因作詩哭之老人苦喪子日暮泣成血老人年七十不作多時別其子聽之因自誓曰若有輪迴當再爲顧家子顧果復生一子至七歲不能言其兄戲批之忽曰我是爾兄何故批我一家驚異隨敍平生事歷歷不誤乃知羊叔子事非怪其子卽非熊也

歐陽文公老歸于鄉。省墓交謁。公應接紛紛。一日令勒馬入隘巷。問某人家。訪之。乃治履者所居。左右驚問。公以其人亦嘗謁見。故答其意耳。江西甘矮梅先生通五經。四方從學者甚衆。一日。其徒有行臺御史者。謁先生于家。先生款語久之。求退。先生曰。能少留蔬食否。及設饌。惟葱湯麥飯而已。先生曰。御史豈啖此者。第老夫易辦耳。口占一詩畀之。云葱湯麥飯丹田暖。麥飯葱湯亦可憐。試向城樓高處望。人家幾處未炊烟。先生之意深矣。前輩重風誼而忘貴賤如此。吁。今亡已夫。

諸葛孔明無論相業。即苟全性命于亂世七字。不知當時有何奇策。及觀王鐸盡忠唐室。奮討巢賊。功垂就。令孜間之于內。解其都統。鐸詩云。二塵上相逢明主。九合諸侯愧昔賢。可謂慨然有志者。然鐸當國家板蕩之際。居將相衮鉞之任。乃攜妓妾輜重。慢藏冶容。行于虎狼之都。三百口遂併命于高雞泊。惟孔明躬耕薄田。醜女寡欲。其慮深矣。乃知居亂世。十分清苦。庶可自全。則古傭保髡奴。皆此意耳。

朱竹古無所本。宋仲温在試院卷尾。以朱筆掃之。故張伯雨有偶見一枝紅石竹之句。

忽聞天外玉簫聲。花底徐行獨自聽。三十六宮秋一色。不知何處月偏明。賢妃權氏。朝鮮人。尤穠粹。善吹玉簫。永樂八年。侍上征虜。還至臨城。薨。謚恭獻。

山鳥每夜五更。喧起五次。謂之報更。蓋山中眞率漏聲也。余憶曩居小崑山下。梅雨初霽。座客飛觴。適聞庭蛙請以節飲。因題聯云。花枝送客蛙催鼓。竹籟喧林鳥報更。可謂山史實錄。

靈巖對植雅宜山。穹林巨石臨蒼灣。若翁遁跡在其麓。有子讀書長閉關。松根茯苓羹可握。簷下慈烏去

復還。寫圖愛此錦步障。白雲紅杏春爛斑。至正乙巳五月廿三日。勾吳倪瓚書宜雅山齋圖。賦詩以紀歲月。

趙魏公嘗云。郭祐之贈余詩。世人漫說李龍眠。那知已出曹韓上。曹韓固不敢望。使伯時尙在。當與之抗衡也。

虎邱顏眞卿詩云。劍池穿萬仞。磐石坐千人。故名千人坐。

孟郊落第詩云。題詩怨還怨。問易蒙還蒙。本望文字達。今因文字窮。至登科後詩。則云昔日齷齪不足誇。今朝放蕩思無涯。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議者以此詩驗郊非遠器。曹鄴及第詩云。故衣未及換。尙有去年淚。肩吾云。憶昔將貢年。抱愁此江邊。二子所作。皆以今年之喜。而思昔日之愁。猶未能忘情於得喪也。杜荀鶴老而未第。詩云。知己雖然切。春官未必私。李方叔省試不得第。而東坡領貢舉。贈之云。平生漫說古戰場。過眼終迷日五色。山谷和云。今年持橐佐春官。遂失此人。難塞責。座主歸過于己門。生歸命于天。其賢矣乎。

李衛公德裕在珠崖。郡北有望闕亭。公題詩云。獨上江亭望帝京。鳥飛猶是半年程。碧山也恐人歸去。百匝千遭繞郡城。南有小禪院。因步遊之。見老僧壁內挂十餘葫蘆。公指曰。中有藥物乎。僧曰。皆人骨灰耳。太尉當軸。朝列爲私憾出于此者。貧道憫之。爲收其骸焚之。貯其灰。俟其子孫來訪耳。公惕然返走。心痛欲死。然公頗爲寒進開路。及南遷。或有詩云。八百孤寒齊下淚。一時南望李崖州。公太和七年自

西川回入相。上問王涯。今日除德裕。人情怕否。曰。忠良甚喜。小人亦有怕者。此公只是恩仇分明。恩者不足令人德。而仇者適足令人畏。故王旦亦曰。好人懷惠。又欲人畏。威皆大臣所宜避。而寇準自以爲己任。此其短也。

蕭穎士恃才傲物。嘗攜壺逐勝。憩于逆旅。風雨暴至。有紫衣翁領二童子。避雨于此。穎士頗侮之。雨止。老人上馬呵殿而去。穎士始知爲吏部侍郎王邱也。明日造門謝罪。引至廡下。坐而責之。復曰。子負名傲忽。其止于一第乎。果終于楊州工曹。此前輩不可輕也。張嘉正始爲中書舍人。崔湜輕之。後與議事。正出其上。湜驚曰。此終君座耳。後正爲中書令。此後輩不可輕也。呂文穆公未第時。薄遊一縣。胡旦方隨其父宰是邑。遇呂甚薄。客有譽呂曰。呂君工于詩。宜少加禮。胡問詩之警句。客舉一篇。其卒章云。挑盡寒燈夢不成。胡笑曰。乃是一渴睡漢耳。呂聞之甚恨而去。明年首中甲科。使人寄語胡曰。渴睡漢狀元及第矣。胡答曰。待我明科第二人及第。輸君一籌。既而次榜亦首選。兩人相見俱甚赧。此同輩不可輕也。

余山詩話卷下

國初廬陵諸君子仕於朝。其聲光炳耀。卓然爲時所稱譽者。無慮數十人。而劉公季道其一也。公以明經被薦。初拜起居注。遇事知無不言。竭盡誠悃。首發御史大夫陳甯奸。深爲上所信重。嘗隨駕幸中都。度清流關。上賦詩命百官和。公獨先就。有治定不教生縱逸。功成猶遣歷閒關之句。上覽之曰。有安不忘危之意。賜白金二十兩。綵緞一端。未幾拜浙江提刑按察司僉事。

魏觀字杞山。浦圻人。江漢既平。觀被徵。洪武初建大本堂。命觀侍皇太子說書。及授秦晉諸王經。十一月冬暖如春。上召偕危素詹同吳琳宋濂遊觀內苑燕紫閣。御製賜之曰。卿等各賦一詩。以述今日之樂。觀奏詩云。深冬晴暖動逾旬。內苑遊觀詔侍臣。五色慶雲開鳳尾。九重麗日繞龍鱗。和鸞喜奉彤車御。式燕慚叨紫禁賓。淑氣已從天上轉。人間無地不陽春。上覽之大喜。

潤州鶴林寺中有馬素塔。唐人詩因過竹院逢僧話。卽此地也。米元章愛其松石沈秀。誓以來生爲寺伽藍擁護名勝。公沒時。鶴林伽藍無故搨下。里人知公欲還宿願於此。至今祀于寺之左偏。余謁之。乃袍笏像也。

錢塘有水仙王廟。林和靖祠堂近之。東坡先生以爲和靖清節暎世。遂移神像配食水仙王云。山谷題水仙用此事云。錢塘昔聞水仙廟。荊州今見水仙花。暗香靚色撩詩句。宜在林逋處士家。

僧齊己聽琴詩云萬物都寂寂堪聞彈正聲人心盡如此天下自和平余極喜誦之同時徐東野有詩云我唐有僧號齊己未出家時宰相器爰見夢中逢武丁毀形自學無生理陸瑁湖邊水漫流谷陽城外問漁舟鱸魚正美蓴絲熟不到秋風已倦遊陸平泉公作也不減老坡莫中江先生云中州地半入舊府惟李于鱗送客河南詩云惟餘芳草王孫路不入朱門帝子家可謂詩史而語意含蓄有味

唐喻鳧嘗曰我詩無羅綺鉛粉宜其不售余見王子久山水一幅上有句曲張伯雨題云由來老筆荊關輩施粉施朱笑後生

漁父圖仲姬題云人生貴極是王侯浮利浮名不自由爭得似一扁舟弄月吟風歸去休子昂和云渺渺烟波一葉舟西風未落五湖秋盟鷗鷺傲王侯管甚鱸魚不上鉤

阿翁好讀閒居賦桃李春風滿庭戶時與華陽道士行還鄰角里先生住寶淨僧居共齋粥已看富貴如風霧我來三宿夜連牀行路荊榛歲將暮壬子九月十九日爲潘翁仲暉寫并賦詩右方瓚題此畫在長安中

池州翠光亭有岳武穆詩愛此倚欄干誰同寓目閒輕陰弄晴日秀色隱空山島樹蕭颺外征帆杳靄間予雖江上老心羨白雲關今世所傳者惟岳墓二石刻耳

王筠寓直詩霜披守宮愧風驚護門草特類志曰護門草出常山取寓戶下或有過其門者草必叱之一

名百靈草。

齊東野語云。紗之至輕薄者曰輕容。卽今之銀條紗類也。王建宮詞。嫌羅不著愛輕容。李賀詩。蜀烟飛重錦。峽雨測輕容是也。

太白生於蜀之昌明縣青蓮鄉。昌明今之彰明也。讀書縣南之匡山。鄭谷送人入蜀詩。雪下文君沽酒市。雲藏李白讀書山是也。後竟終于采石。病革。猶以詩草託友人捉月之說。流傳誤矣。

東坡歌云。青山偃蹇如高人。常時不肯入官府。高人自與山有素。不待招邀滿庭戶。太白歌云。猶人張網罥不能掛龍虎。所以青雲人。高歌在巖戶。

卓彥恭嘗過洞庭。月下有漁舟棹其旁。卓問有魚否。答曰。無魚有詩。乃鼓枻而歌曰。八十滄浪一老翁。蘆花江水碧連空。世間多少乘除事。良夜月明收釣筒。問其姓氏不答。

陸務觀云。拄杖班竹爲上。竹欲老瘦而堅勁。班欲微赤而點疏。賈長江詩云。揀得林中最細枝。結根石上長身遲。莫嫌滴瀝紅班少。恰是湘妃淚盡時。善言拄杖者也。然非予有此癖。亦未易賞音。

余有唐六如夢草圖卷。范寬上題詩云。池塘春漲碧溶溶。醉臥沙塵淺草中。一夢熟時鷗作伴。錦衾何必抱輕紅。崔氏青衣。崔與柳生厚。死猶冥合。輕紅從焉。又曹惠得木耦人。自稱輕素。元章有尺牘云。見楊大年千文。愛其傾側之勢。出右軍外。今楊文公書世不見。石刻則元章書學。政不當從古帖求之。

明月照積雪。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澄江淨如練。玉繩低建章。池塘生春草。秋菊有佳色。俱千古奇語。

不宜有所附麗。文章妙境。卽此瞭然。齊隋以還。神氣都盡矣。

展子虔乃大李將軍之師。韓氏所藏人物卷。最爲奇古。山谷嘗有詩云。人閒猶有展生筆。物事蒼茫烟景寒。常恐花飛胡蝶散。明窗一日百回看。

七月一日風雨急。（傍改集）桐里湖邊吹夕凉。蕉（改柳）葉滴然（改聲烟）籠翡翠。荷花迷睡（改淚）鎖（改湮）鴛鴦。卻疑身在瀟湘渚。且著舟停雲錦鄉。笑（改顧）我雖（改自）非徐孺子。陳蕃下榻更銜觴。七月一日留昌言高尙書堂。戲寫此圖。幷賦贈焉。瓚壬子下有陽文雲林子印。此畫藏項元海家。

山谷謝惠橄欖詩。方懷味諫軒中果。忽見金盤橄欖來。想共餘甘有瓜葛。苦中眞味挽方回。注戎州蔡次律家軒外有餘甘。余名之曰味諫。

呵膠出虜中。可以羽箭。又宜婦人貼花鈿。呵噓隨融。故謂之呵膠。劉貢父有和陸子履詩云。此膠出從遼水魚白羽補綴隨呵噓。

俗言社日酒治聾。故李昉贈李濤云。社翁今日沒心情。爲乏治聾酒一甁。社翁。李濤小字也。

黃亞夫魯直父也。有怪石一絕云。山鬼水怪著薜荔。天祿辟邪眠莓苔。鉤簾坐對心語口。曾見漢唐池館來。

前世錢文。未有草書者。淳化中。太宗始以宸翰爲之。既成。以賜近臣。王元之有詩云。謫官無俸突無烟。惟擁琴書盡日眠。還有一般勝趙壹。囊中猶貯御書錢。

晚唐江東三羅。隱虯鄴也。鄴詩如聞怨云。夢斷南窗蹄曉烏。新霜昨夜下庭梧。不知簾外如珪月。還照邊城到曉無。南行云。臘晴江暖鷺鵜飛。梅雪香沾越女衣。魚市酒村相識徧。短船歌月醉方歸。二詩。隱虯不及也。

牛嶠楊柳枝詞。吳王宮裏色偏深。一簇烟條萬縷金。不愁錢塘蘇小小。引郎松下結同心。按古樂府小小歌有云。妾乘油壁車。郎跨青驄馬。何處結同心。西陵松柏下。牛詩用此意詠柳而貶松。唐人所謂尊題格也。後人改松作枝。語意索然矣。

元楊廉夫竹枝詞。和者五十餘人。予獨愛徐延徽一首云。盡說盧家好莫愁。不知天下有牽牛。膰拋萬斛膩脂水。溜向銀河一色秋。

趙子昂老態詩云。老態年來日日添。黑花飛眼雪生髯。扶衰每藉過頭杖。食肉先尋剔齒籤。右臂拘攣巾不裹。中腸慘慽淚常淹。移牀獨就南榮坐。畏冷思親愛日簷。簪冠徐延之云。非身處老境。眞知灼見者不能諳此。悲夫。洪皓熙甯中游太學。十年不歸。其父作詩寄浩曰。太學何蕃且一歸。十年廿旨誤庭闈。休辭客路三千遠。須念人生七十稀。腰下雖無蘇子印。篋中幸有老萊衣。歸時定約春前後。免使高堂賦式微。皓得詩即歸養。錢塘吳愷。洪武間官四川。其父敬夫思之。作詩云。劍閣凌雲鳥道邊。路難聞說上青天。山川萬里身如寄。鴻雁三秋信不傳。落葉打窗風似雨。孤燈背壁夜如年。老懷一掬鍾情淚。幾度沾衣獨泣然。敬夫卒而愷始以丁憂還家。嗟乎。世之宦遊者多矣。銜命千里。親老不獲從。甚則倚廬

陟屺目窮心折終不敢少露于賓客笑語及郵筒筆楮之間而子或浮沈宦轍垂五載十載出而裾絕入而室虛者豈少哉則前詩可念也

韓魏公知中山李清臣謁見其姪吏報曰太祝方寢李爲絕句曰公子乘閒臥絳廚白衣老吏慢寒儒不知夢見周公否曾說當年吐哺無平曾謁華州李相不遇吟曰老夫三日門前立珠箔銀屏晝不開詩卷卻拋書袋裏嘗如閒看華山來劉魯風投謁所知爲典謁所阻吟曰萬卷書生劉魯風煙波萬里謁文翁無錢乞與韓知客名紙毛生不爲通自古公卿家專有此病故古人以將命典謁爲重然爲士者宜使王公聞其名而不得見則前詩又覺多事矣

皎然以詩名于唐有僧袖詩謁之皎然指其御溝詩云此波涵聖澤波字未穩當改僧艴然作色而去僧亦能詩者也皎然度其去必復來乃取筆作中字於掌中握之以待僧果復來云欲更爲中字如何皎然展手視之遂定交呂氏童蒙訓云杜云新詩改罷自長吟文字頻改工夫自出近世歐公作文先貼于壁時皆竄定有終篇不留一字者魯直長年多改定前作韓子蒼云今集本東坡蜜酒歌少兩句改數字蘇公下筆奇偉尚竄定如此張文潛云世以樂天詩爲得於容易而未嘗于洛中一士人家見白公詩草數紙點竄塗乙及其成篇殆與初作不侔唐子西語錄云詩語最難事吾于他文不至蹇澀惟作詩苦甚悲吟累日僅能成篇初讀時未見可羞處姑置之明日取讀瑕疵百出輒復悲吟累日反覆改正比之前時稍稍有加焉復數日取出讀之疵病復出凡如此數四方敢示人然終不能奇李賀母

責賀曰。是兒必欲嘔出心乃已。非過論也。今之君子。勤輟千百篇。略不經意。眞可愧哉。

洪崖跨白驢曰雪積。其詩云下調無人采高心又被嗔。不知時俗意。教我若爲人。

古人憔悴字。憔寫焦。悴寫萃。杜子美詩云中郎石經後。八分蓋蕉萃。

金張秦娥者。頗能小詩。其賦遠山云。秋水一林碧。殘霞幾縷紅。水窮霞盡處。隱隱兩三峰。其後流落。劉昂贈詩云。遠山句好畫難成。柳眼才多總是情。今日衰顏人不識。倚爐空聽煮茶聲。又二頃山田半欲蕪。子孫零落一身孤。寒窗昨夜蕭蕭雨。紅日花稍入夢無。秦娥爲之泣下。

春光入水到底碧。野色隨人是處同。不必殷勤頻借問。妾家祇住杏花東。侯成叔西池春游記婦人詩也。

客過草堂。叩余巖棲之事。余倦於酬答。但拈古人詩句以應之。問是何感慨而甘栖遯。曰得閒多事外。知足少年中。問是何功課而能遣日。曰種花春掃雪。看鑰夜焚香。問是何利養而獲終老。曰研田無惡歲。酒國有長春。問是何往還而破寂寥。曰有客來相訪。通名是伏羲。

沈監運得異石於葉石林之廢圃。舊有刻曰採菱渡。其陽字二行。王摩詰石盧用中書皆有印文。復刻摩詰詩于下方云。採菱渡頭風急。策杖村西日斜。杏樹壇邊漁父。桃花源裏人家。此輞川舊物。立於採菱渡者。

韓退之詩云。居閒食不足。從官力難任。兩事皆害性。一生常苦心。子瞻詩云。家居妻兒號。出仕猿鶴怨。未能逐什一。安敢搏九萬。二公猶不免徘徊于進退之閒。其後退之迷雪于衡山。子瞻望日於儋海。回視

閩戶擁衾簟瓢藜藿不在天上乎故考槃詩云獨寐寤言永矢弗諼雪景莫若山山雪莫若月下余嘗目擊而賦四言詩云夜啓巖牖淡而無風月直松際雞鳴雪中蓋實景也

余嘗過一山鄰老而嗜花紅紫暎戶弄孫負日使人不復知有城居車馬之鬧況市都湲湲塵邪余贈以詩云有箇小門松下開堂前名藥繞畦栽老翁抱孫不抱甕恰欲灌花山雨來

仇山村詩云艱危頗得文章力嫁娶各隨男女緣又云無求莫問朝廷事有恥難交市井人

唐人詩云勸君莫話封侯事一將功成萬骨枯崑山俞仲蔚詠劍云天下常令萬事平匣中不惜千年死讀此詩則負雄心猛氣者化爲冰霰矣

蘇易簡特受宋太宗顧遇性特躁進罷參政知鄧州年纔逾壯有不勝閒冷之嘆贈老僧詩曰憔悴二郎三十六與師氣味不爭多又移書親舊曰退位菩薩難作竟不登強仕而卒世言躁進有夏侯嘉正爲館職平生好燒銀常曰吾得水銀銀一錢知制誥一日無恨矣俱不諧而卒錢僖公惟演自樞密使爲使相嘆曰使我于黃紙盡處押一箇字足矣寇準年三十餘太宗欲大用尙以其少準遽服地黃復餌蘆菔以反之未幾皓白宋孝宗謂云先公少多病炙灼殆無完膚故從伯趙相國謂曰大凡壯年宜仕忌于太速肌體患在太豐觀子氣實神深雖體中多疾無足慮也范鎭東齋記事云嘉陵江上有二鶻未成躍出巢穴往往墜崖下死其天性峻勇是躁進之類吁可畏哉馮當世慶歷中以鄂中薦至江風

濤洶湧幾至沈沒春來廷試第一還過大江風微浪穩舟楫安然公題詩江亭云江神也世情爲我風色好向敏中拜相門庭悄然無一人昌武向親也徑入見之徐賀曰今日聞降麻士大夫莫不歡慰朝野相慶公但唯唯又曰自上卽位未嘗降端揆此非常之命自非勳德隆重眷倚殊越何以至此公復唯唯未測其意又歷陳前世爲僕射者勳勞德業之盛禮命之重公亦唯唯卒無一言旣退復使人至庖廚中問今日有無親戚賓客飲食宴會亦寂無一人明日召對上問昨日見敏中否對曰見之敏中之意何如乃以其所見對上笑曰向敏中大耐官職夫向敏中能耐宰相而馮當世不能耐第一要是識量不足若使第一時不誇在人前則爲宰相時定不落人後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全唐詩說及其他二種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翁

全唐詩擷藝余山圃詩話餘說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全唐詩說

王世貞著

本館據學海類編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全唐詩說

明　吳郡王世貞元美

唐文皇手定中原。籠蓋一世。而詩語殊無丈夫氣習。氣使之也。雪恥酬百王。除兇報千古。昔爽匹瑪法令。驅萬乘來。差強人意。然是有意之作。帝京篇可耳。餘者不免花草點綴。可謂遠遜漢武。即視曹公。

中宗宴羣臣柏梁體。帝首云。潤色鴻業答賢才。又大明御宇臨萬方。和者皆莫及。然是上官昭容筆耳。內薛稷云。宗伯秩體天地開。長甯公主云。鸞鳴鳳舞向平陽。太平公主云。無心爲子輒求郎。閻朝隱云。著作不休出中腸。差無愧古人。

明皇藻鑑。不過文皇。而骨氣勝之。語象則春來津樹合。月落戍樓空。語景則馬色分朝景。鷄聲逐曉風。語氣則翠屏千仞合。丹嶂五丁開。語致則豈不惜賢達。其如高尚心。雖使曹劉草創。沈宋潤色。亦不過此。

盧駱王楊。號稱四傑。遺詞華靡。固沿陳隋之遺。骨氣翩翩。意象老境。然勝之五言。遂爲律家正始。內子安稍近樂府。楊盧尚宗漢魏。賓王長歌。雖極浮靡。亦有微瑕。而綴錦貫珠。滔滔洪遠。故是千秋絕藝。蕩子從軍。獻吉改爲歌行。遂成雅什。子安諸賦。皆歌行也。爲歌行則佳。爲賦則醜。

五言至沈宋。始可稱律。律爲音律。法律天下。無嚴於是者。知盧實平仄。不得任情而度明矣。二君正是敵手。排律用韻穩妥。事不旁引。情無牽合。當爲最勝。摩詰似之。而才小不逮。少陵強力宏蓄。開合排蕩。然

不無利鈍餘子紛紛未易悉數也

兩謝戲馬之什瞻冠羣英沈宋昆明之章問收眷賞雖才俱匹敵而境有神至未足遂槩平生也時小許公有一聯云二石分河寫雙珠代月移一聯亦自工麗惜全篇不稱耳沈宋中間警聯無一字不敵特佺期結語是累句中累句之問結語是佳句中佳句耳亦不難辨也

沈詹事七言律高華勝於宋員外宋雖微少亦見一班歌行覺自陡健

裴行儉弗取四傑懸斷終始然亦臆中耳彼所重王勮王劭蘇味道者一以鉤黨取族一以模棱貶竄區區相位何益人毛髮事千古肉食不識丁人舉爲談柄良可笑也

杜審言華藻整栗小讓沈宋而氣度高逸神情圓暢自是中興之祖宜其矜率乃爾

梅花落處疑殘雪一句便是初唐柳葉開時任好風非再玩之未有不以爲中晚者若萬楚五日觀伎詩眉黛奪將萱草色紅裙妒殺石榴花眞婉麗有梁陳韻至結語聞道五絲能續命卻令今日死君家宋人所不能作然亦不肯作于鱗極嚴刻卻收此吾所不解又起句西施漫道浣春紗既與五日無干碧玉今時鬬麗華又不相比

陳正字陶洗六朝鉛華都盡托寄大阮微加斷裁而天韻不及律體時時入古亦是矯枉之過開元彩筆無過燕許制册碑頌春容大章然比之六朝明易差勝而淵藻遠卻敷文則衍徵事則狹許之應制七言宏麗有色而他篇不及李嶠燕之岳陽以後感槩多工而實際不如始興

李于鱗評詩。少見筆札。獨選唐詩序云。唐無五言古詩。陳子昂以其古詩爲古詩。弗取也。七言古詩。惟杜子美不失初唐氣格。而縱橫有之。太白縱橫。往往彊弩之末。間雜長語。英雄欺人耳。此段褒貶有至意。又云。太白五七言絕句。實唐三百年一人。蓋以不用意得之。卽太白亦不自知其所至。而工者顧失焉。五言律排律。諸家槩多佳句。七言律體。諸家所難。王維李頎頗臻其妙。卽子美篇什雖衆。隤焉自放矣。余謂七言絕句。王江陵與太白爭勝。毫釐俱是神品。而于鱗不及之。王維李頎。雖極風雅之致。而調不甚響。子美固不無利鈍。終是上國武庫。此公地位乃爾。獻吉當於何處生活。其微意所鍾。余蓋知之不欲盡言也。

李杜光燄千古。人人知之。滄浪竝極推尊。而不能致辨。元微之獨重子美。宋人以爲談柄。近時楊用修爲李左袒。輕俊之士。往往傅耳。要其所得。俱影響之間。五言古選體及七言歌行。太白以氣爲主。以自然爲宗。以俊逸高暢爲貴。子美以意爲主。以獨造爲宗。以奇拔沈雄爲貴。其歌行之妙。咏之使人飄揚欲仙者。太白也。使人慷慨激烈歔欷欲絕者。子美也。選體太白多露語率語。子美多稚語累語。置之陶謝間。便覺傖父面目。乃欲使之奪曹氏父子位耶。五言律七言歌行。子美神矣。七言律聖矣。五七言絕。太白神矣。七言歌行聖矣。五言次之。太白之七言律。子美之七言絕。皆變體。間爲之可耳。不足多法也。

太白古樂府。窈冥惝怳。縱橫變幻。極才人之致。然自是太白樂府。

十首以前。少陵較難入。百首以後。青蓮較易厭。揚之則高華。抑之則沈實。有色有聲。有氣有骨。有味有態。

濃淡深淺奇正開闔各極其則吾不能不伏膺少陵

高岑一時不易上下岑氣骨不如達夫遒上而婉縟過之選體時時入古岑尤陡健歌行磊落奇俊高一起一服取是而已尤爲正宗

五言近體高岑俱不能佳七言岑稍濃厚

摩詰才勝孟襄陽由工入微不犯痕跡所以爲佳閒有失點檢者如五言律中青門白社青菰白鳥一首互用七言律中幕雲空磧時驅馬玉靶角弓珠勒馬兩馬字覆壓獨坐悲雙鬢又云白髮終難變他詩往往有之雖不妨白璧能無少損連城觀者須略元黃取其神健孟造思極苦既成乃得超然之致皮生擷其佳句眞足配古人第其句不能出五字外篇不能出四十字外此其所短也

居庸城外獵天驕一首佳甚非兩馬字犯當是壓卷然兩字俱貴難易或稍可改者幕雲句馬字耳

李頎花宮仙梵物在人亡二章高適黃鳥翩翩嗟君此別二詠張謂星軺計日之句孟浩然縣城南西之篇不作奇事麗語以平調行之卻足一倡三歎

于鱗選老杜七言律似未識杜老恨襲不爲極言之似非忠告

青蓮擬古樂府以己意己才發之尙沿六朝舊習不如少陵以時事創新題也少陵自是卓識惜不盡得本來面目耳

謝氏排之始也陳及初唐排之盛也盛唐排之極也六朝不盡排乃不自然盛唐排殊自然未可以時代

優劣也。

七言絕句。盛唐主氣。氣完而意不盡工。中晚唐主意。意工而氣不甚完。然各有至者。未可以時代優劣也。

遠公遁跡廬山岑。刻本下皆云開山幽居。不惟聲調不諧。抑意義無取。吾弟懋定以爲開士甚妙。蓋言昔日遠公遁跡之岑。今爲開士幽居之地。開士見佛書。

盛唐七言律。老杜外王維李頎岑參耳。李有風調而不甚麗。岑才甚麗而情不足。王差備美。

六朝之末。衰颯甚矣。然其偶儷頗切。音響稍諧。一變而雄。遂爲唐始。再加整栗。便成沈宋。人知沈宋律家正宗。不知其權輿于三謝。鑒鈐于陳隋也。許主大歷。高岑王李之徒。號爲已盛。然才情所發。偶與境會。了不自知其墮者。如到來函谷愁中月。歸去磻溪夢裏山。鴻鴈不堪愁裏聽。雲山況是客中過。草色全經細雨溼。花枝欲動春風寒。非不佳致。隱隱逗漏錢劉出來。至百年強半仕三已五畝就荒天一涯。便是長處。以後手段。吾故曰。衰中有盛。盛中有衰。各含機藏隙。盛者得衰而變之。功在創始。衰者自盛而沿之。弊繇趨下。又曰。勝國之敗材。乃興邦之隆幹。熙朝之佚事。卽衰世之危端。此雖人力。自是天地間陰陽剝復之妙。

何仲默取沈雲卿獨不見。嚴滄浪取崔司勳黃鶴樓。爲七言律壓卷。二詩固甚勝。百尺無枝。亭亭獨上。在厥體中。要不得爲第一也。沈末句是齊梁樂府語。崔起法是盛唐歌行語。如織官錦。開一尺繡。錦則錦矣。如全幅何。老杜集中。吾甚愛風急天高一章。結亦微弱。玉露凋傷。老去悲秋。首尾勻稱。而斤兩不足。

昆明池水穠麗沈切惜多平調金石之聲微乖耳然竟當於四章求之李于鱗言唐人絕句當以秦時明月漢時關壓卷余始不信以太白集中有極二妙者既而思之若落意解當別有所取若以有意無意可解不可解閒求之不免此詩第一耳有一貴人時名者嘗謂予少陵倉語不得勝糜詰所喜糜詰也予答言恐足下不喜糜詰耳喜糜詰又焉能失少陵也少陵集中不啻有數糜詰能洗眼靜坐三年讀之乎其人意不懌去峨眉山月半輪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夜發清溪向三峽思君不見下渝州此是太白佳境然二十八字中有峨眉山平羌江清溪三峽渝州使後人爲之不勝痕跡矣益見此老鑪錘之妙糜詰七言律自應制早朝諸篇外往往不拘常調至酌酒與君一篇四聯皆用仄法此是初盛唐所無尤不可學凡爲糜詰體者必以意興發端神情傅合渾融疏秀不見穿鑿之跡頓挫抑揚自出宮商之表耳雖老杜以歌行入律亦是變風不宜多作作則傷境孟襄陽欲尋芳草去惜與故人違林花掃更落徑草踏還生韋左司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錢雖格調非正而語意亦佳于鱗乃深惡之未敢從也太白鸚鵡洲一篇效顰黃鶴可厭吳宮晉代二句亦非作手律無全盛者惟得兩結耳總爲浮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借問欲棲珠樹鶴何年卻向帝城飛太白不成語者少老杜不成語者多如無食無兒舉家聞若欵之類凡看二公詩不必病其累句不必曲

爲之讓正使瑕瑜不掩亦是大家

七言排律創自老杜然亦不得佳蓋七字爲句束以聲偶氣力已盡矣又欲衍之使長調高則難續而傷篇調卑則易冗而傷句合璧猶可貫珠益艱

楊用修駁宋人詩史之說而譏少陵云詩刺淫亂則曰鸛雛鳴鴈旭日始旦不必曰愼莫近前丞相嗔曰憫流民則曰鴻鴈于飛哀鳴嗷嗷不必曰千家今有百家存也傷暴斂則曰維南有箕載翕其舌不必曰哀哀寡婦誅求盡也敍饑荒則曰羔羊羜首三星在罶不必曰但有牙齒存所堪骨髓乾也其言甚辯而毅然不知嚮所稱皆與比耳詩固有賦以述情切事爲快不盡含蓄也語荒而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勸樂而曰宛其死矣他人入室譏失儀而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怨讒而曰豺虎不食投畀有北若使出少陵口不知用修何如貶剝也且愼莫近前丞相嗔樂府雅語用修烏足知之

劉隨州五言長城如幽州白日寒語不可多得惜十章以還使自雷同不耐檢

錢劉竝稱故耳錢似不及劉錢意揚劉意沈錢調輕劉調重如輕寒不入宮中樹佳氣常浮仗外峯是錢最得意句然上句秀而過巧下句寬而不稱劉結語匹馬翩翩春草綠邵陵西去獵平原何等風調家散萬金酬士死身留一劍答君恩自是壯語而于鱗不錄又所未解

李長吉師心故爾作怪亦有出人意表者然奇過則凡老過則穉此君所謂不可無一不可有二

韋左司平淡和雅爲元和之冠至於擬古如無事此離別不如今生死語使杜李諸公見之不作嘔耳此

不敢與文通同日。宋人乃欲令之配陶陵謝。豈知詩者。柳州刻削雖工。去之稍遠。近體卑凡。尤不足道。韋左司今朝郡齋冷。是唐選佳境。韓退之於詩本無所解。宋人呼爲大家。直是勢利他語。子厚於風雅騷賦。似得一班。退之海神廟碑猶有相如之意。毛穎傳尙規子長之法。子厚晉問頗得枚叔之情。段太尉逸事差存孟堅之造。下此益遠矣。

子厚諸記。尙未是西京。是東京之潔峻有味者。梓人傳。柳之懿乎。然大有可言。相職居簡握要。收功用賢。在於形容梓人處已妙。只一語結束。有萬鈞之力可也。乃更喋喋不已。夫使引者發而無味。發者宂而易厭。奚其文。奚其文。

張爲稱白樂天廣大教化主。用語流便。使事平妥。固其所長。極有宂易可厭者。少年與元稹角靡逞博。意在警策。痛快晚更作知足語。千篇一律。詩道未成。愼勿輕看。最能易人心手。

連昌宮辭。似勝長恨。非謂議論也。連昌有風骨耳。玉川月蝕。是病熱人囈語。前則任華。後者盧仝馬異。皆乞兒唱長短急口歌。博酒食者。

唐人有佳句而不成篇者。如孟浩然微雲澹河漢。疏雨滴梧桐。楊汝士昔日蘭亭無豔質。此時金有谷高人。尉遲夜夜月爲青冢鏡。年年雪作黑山花。每恨不見入集中。楊用修嘗爲青冢黑山補一首。終不能稱。近顧氏編國雅。乃稱爲用修得意語。可笑。

白香山初與元相齊名。時稱元白。元卒。與劉賓客俱分司洛中。遂稱劉白。白極重劉雪裏高山頭早白。海中仙果子生遲。沈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以爲有神助。此不過學究之小有致者。又白時時誦李頎渭水自清涇至濁。周公大聖接輿狂。欲模擬之而不可得。徐凝千古長如白練飛。一條界破青山色。極是惡境界。白亦喜之何也。風雅不復論矣。張打油胡釘鉸。此老便是作俑。

劉禹錫作詩。欲入錫字。而以六經無之。乃已。不知宋之問已用押韻矣。云馬上逢寒食。春來不見錫。劉用字謹嚴。乃爾。然其答樂天而有筆底心猶毒。杯前膽不豕豕呼關反。此何謂也。

款頭詩。目連變破船衞子。如廁失貓。白日見鬼。固是謔語。然亦詩之病。

元輕白俗。郊寒島瘦。此是定論。島詩獨行潭底影。數息樹邊身。有何佳境。而三年始得一吟。淚流如幷州及三月三十日二絕。乃可耳。又秋風吹渭水。明月滿長安。置之盛唐。不復可別。

昔人有言。元和以後。文士學奇於韓愈。學澀於樊宗師。歌行則學放於張籍。詩句則學矯激於孟郊。學淺易於白居易。學淫靡於元稹。俱謂之元和體。

絕句。李益爲勝。韓翃次之。權德輿武元衡馬戴劉滄五言。皆鐵中錚錚者。猿啼洞庭樹。人在木蘭舟。眞不減柳吳興迴樂峯一章。何必王龍標李供奉。

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深閨夢裏人。用意工妙至此。可謂絕唱矣。惜爲前二句所累。筋骨畢露。令人厭憎。

葡萄美酒一絕。便是無瑕之璧。盛唐地位不凡。乃爾。

劉禹錫上嶺殘夢境頗佳下云馬嘶而復驚遂不成語矣蘇子瞻用其語下云不知朝日昇亦未是至復改爲瘦馬兀殘夢愈墜惡道

杜詩善本勝者如把君詩過日作把君詩過日愁對寒雲雪滿山作愁對寒雲白滿山關山同一照作關山同一點娟娟戲蝶過閒幔作娟娟戲蝶過開幔曾閃朱旗北斗閒作曾閃朱旗北斗殷祇緣貧病人須棄作不知貧病關何事握節漢臣迴作禿節漢臣迴新炊閒黃粱作新炊聞黃粱又麗人行珠壓腰稳稱身下有足下何所著紅渠羅襪穿鐙銀皆泓渟有妙趣

天闕象緯逼當如舊字作天闕天閱咸失之穿鑿

王勃河橋不相送江樹遠含情杜荀鶴承恩不在貌教妾若爲容皆五言律也然去後四句作絕乃妙天寶妓女唱高達夫開篋淚沾臆本長篇也刪作絕唱白居易曾與情人橋上別一首乃六句詩也亦刪作絕俱妙獨蘇氏欲去柳宗元遙看天際朱氏欲去謝元暉廣平聽方籍二語吾所未解耳

王摩詰酌酒與君君自寬人情翻覆似波瀾白首相知猶按劍朱門先達笑彈冠草色全經細雨溼花枝欲動春風寒世事浮雲何足問不如高臥且加餐岑嘉州嬌歌急管雜青絲銀燭金尊映翠眉使君地主能相送河尹天明坐莫辭春城月出人皆醉野戍花深馬去遲寄聲報爾山翁道今日河南異昔時蘇子瞻我行日夜見江海楓葉蘆花秋與長平淮忽迷天遠近青山久與船低昂壽州已見白石塔短棹又轉黃茅岡波平風輭望不到故人久立天蒼茫八句皆拗體也然自有唐宋之辨讀者當自得之

岑參李益詩語不多而結法撰意雷同者幾半始信少陵如韓淮陰多多益辦耳

謝茂秦謂許渾荊樹有花兄弟樂勝陸士衡三荊歎同株此語大瞶大瞶陸是選體中常人語許是近體中小兒語豈可同日

宋延清集中靈隱寺一律見駱賓王集落花一歌見劉希夷集所載老僧及害劉事余已有辨矣若究其詞氣格調則靈隱自當屬宋落花故應歸劉

盧照鄰語如衰鬢似秋天駱賓王語如候月恆持滿尋源屢鑿空絕似老杜

僧皎然者詩式跌宕格二品一曰越俗一曰駭俗內駭俗引王梵志詩天公強生我生我復何爲還佘天公我還我未生時此俗語所不肯道者何以駭爲

杜紫微掊擊元白不減霜臺之筆至賦杜秋詩乃全法其遺響何也其詠物如仙掌月明孤影過長門燈暗數聲來亦可觀

唐自貞元以後藩鎭富強兼所辟召能致通顯一時游客詞人往往挾其所能或行卷贊通或上章陳頌大者以希拔用小者以冀濡沫而干旄之吏多不能分別黑白隨意支應故剽竊雲擾諂諛泉涌取辦俄頃以爲捷使事餖飣以爲工至於貢舉本號詞場而牽壓俗格阿趣時好上第巍峩多是將相私人座主密舊甚乃津私禁臠自比優伶關節倖璫身爲軍吏下第之後尙爾乞憐主司冀其復進是以性情之眞境爲名利之駒途詩道曰卑甯非其故

人謂唐以詩取士故詩獨工非也凡省試詩類鮮佳者如錢起湘靈之詩億不得一李紱寬裳之製萬不得一律賦尤爲可厭白樂天所載元珠斬蛇幷韓柳集中存者不啻村學究語杜牧阿房雖乖大雅就厥體中要自崢嶸擅場惜哉其亂數語議論益工面目益遠

樂府之所貴者事與情而已張籍善言情王建善徵事而境皆不佳

還君明珠雙淚垂恨不相逢未嫁時可謂能怨矣宋人乃以繫雙羅襦少之若爾則所謂舒而帨帨兮毋使尨也吠可稱難犯之節乎哉

義山浪子薄有才藻逐工儷對宋人慕之號爲西崑楊劉翬謁力馳騁僅爾窺藩許渾鄭谷厭厭有就泉下意渾差有思句故勝之

今人以賦作有韻之文爲阿房赤壁累故耳然長卿子虛已極曼衍卜居漁父實開其端又以排偶之罪歸之三謝識者謂起自陸平原然毛詩已有之曰覯閔既多受侮不少

七言歌行長篇須讓盧駱怪俗極於月蝕卑冗極於津陽俱不足法也

薛徐州詩差勝蔡邕州其佻矜相類蔡之譏四皓曰如何鬢髮霜相似更出深山定是非薛之譏孔明曰當時諸葛成何事只合終身作臥龍二子功名不終亦略相等

晚唐詩押二樓字如山雨欲來風滿樓長笛一聲人倚樓皆佳又湘潭雲盡暮烟出（時本皆作山）巴蜀雪消春水來大是妙境然讀之便知非長慶以前語

李義山錦瑟中二聯是麗語。作適怨清和解甚通。然不解則涉無謂。既解則意味都盡。以此知詩之難也。

謝茂秦論詩。五言絕以少陵日出雞東水作詩法。又宋人以遲日江山麗爲法。此皆學究教小兒號嗄者。若打起黃鶯兒莫教枝上啼。啼時驚妾夢。不得到遼西。與山中何所有嶺上多白雲。只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一法。不惟語意極其妙而已。其篇法圓緊。中間增一字不得。著一意不得。一結極斬絕。然中自紓緩。無餘法而有餘味。

王少伯吳姬緩舞留君醉。隨意青楓白露寒。緩字與隨字照應。是句眼。甚佳。

王子安九月九日望鄉臺。他席他鄉送客杯。與子鱗黃鳥一聲酒一杯。皆一法。而各自有風致。崔敏重一年又過一年春。百歲曾無百歲人。亦此法也。調稍卑。情稍濃。敏重能向花前幾回醉。十千沽酒莫辭貧。與王翰醉臥沙場君莫笑。古來征戰幾人回。同一可憐意也。翰語爽。敏重語緩。其喚法亦兩反。

賈島三月正當三十日。與顧況野人自愛山中宿。同一法。以拙起喚出巧意結語。俱堪諷詠。

靈武回天。功推李郭。椒殿犯蹕。禍始田崔。是則然矣。不知僖昭困蜀鳳時。溫李許鄭輩得少陵太白一語否。有治世音。有亂世音。有亡國音。故曰聲音之道。與政通也。大力者爲之。故足挽回頹運。沈幾者知之。

亦堪高蹈遠引。

藝圃擷餘

王世懋著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寶顏堂祕笈及學海類編皆收有此書寶顏本在先又多陳玉叔序文故用以排印並據學海本校正

藝圃摭餘敘

昔徐昌穀談藪。謂蕭統簡輯。冗而不精。劉勰緒論。略而未備。故所著多標準的。幾於鍾嶸之品矣。其後楊用修有丹鉛錄。王元美有藝苑卮言。博雅並稱。中多詩話。今敬美有藝圃摭餘。專爲詩而發也。哲匠鴻才。巧心獨運。皆古人所未道。今人所難言者。竊謂卮言所紀。如長江大河。無所不有。茲編所載。如中冷惠泉。尤足快意。高言絕識。眞足羽翼迪功云。敬美比才子于佳人。嘆絕代之難。平原清河。一時並秀。公家兄弟似之乎。乃敍而傳焉。千載誦之。可餐秀色也夫。

萬曆乙酉冬日五嶽山人沔陽陳文燭玉叔撰

藝圃擷餘

明　吳郡王世懋著

詩四始之體。惟頌專爲郊廟頌述功德而作。其他率因觸物比類。宣其性情。恍惚游衍。往往無定。以故說詩者人自爲見。若孟子荀卿之徒。及漢韓嬰劉向等。或因事傳會。或旁解曲引。而春秋時王公大夫賦詩以昭儉汰。亦各以其意爲之。蓋詩之來固如此。後世惟十九首猶存此意。使人擊節詠歎。而未能盡究指歸。次則阮公詠懷。亦自深於寄托。潘陸而後。雖爲四言詩。聯比牽合。蕩然無情。蓋至於今。餞送投贈之作。七言四韻。援引故事。麗以姓名。象以品地。而拘牽極矣。豈所謂詩之極變乎。故余謂十九首五言之詩經也。潘陸而後四言之排律也。當以質之識者。

今人作詩。必入故事。有持清虛之說。訾謂盛唐詩。卽景造意。何嘗有此。是則然矣。然亦一家言。未盡古今之變也。古詩兩漢以來。曹子建出。而始爲宏肆。多生情態。此一變也。自此作者多入史語。然不能入經語。謝靈運出。而易辭莊語。無所不爲用矣。剪裁之妙。千古爲宗。又一變也。中間何庾加工。沈宋增麗。而變態未極。七言猶以閒雅爲致。杜子美出。而百家稗官。都作雅音。馬淳牛溲。咸成鬱致。於是詩之變極矣。子美之後。而欲令人毀覩妝。張空拳以當市肆萬人之觀。必不能也。其援引不得不日加而繁。然病不在故事。顧所以用之何如耳。善使故事者。勿爲故事所使。如禪家云。轉法華。勿爲法華轉。使事之妙。

在有而若無。實而若虛。可意悟不可言傳。可力學得。不可倉卒得也。宋人使事最多。而最不善使。故詩道衰。我朝越宋繼唐。正以有豪傑數輩。得使事三昧耳。第恐二十年後。必有厭而掃除者。則其濫觴末弊爲之也。

作古詩先須辨體。無論兩漢難至。苦心模倣。時隔一塵。即爲建安。不可墮落六朝。一語爲三謝。縱極排麗。不可雜入唐音。小詩欲作王韋。長篇欲作老杜。便應全用其體。第不可羊質虎皮。虎頭蛇尾。詞曲家非當家本色。雖麗語博學無用。況此道乎。

詩有古人所不忌。而今人以爲病者。摘瑕者因而酷病之。將併古人無所容。非也。然今古寬嚴不同。作語者既知是瑕。不妨併去。如太史公辭累句常多。班孟堅洗削殆盡。非謂班勝於司馬。顧在班分量宜爾。今以古人詩病。後人宜避者。略具數條。以見其餘。如有重韻者。若任彥昇哭范僕射一詩。三壓情字。老杜排律。亦時誤有重韻。有重字者。若沈雲卿天長地闊之三何至王摩詰尤多。若慕雲空磧。玉靶角弓。二馬俱壓在下。一從歸白社。不復到青門。青菰臨水映。白鳥向山翻。青白重出。此皆是失點檢處。必不可借以自文也。又如風雲雷雨。有二聯中接用者。一二三四。有八句中六見者。今可以爲法邪。此等病盛唐常有之。獨老杜最少。蓋其詩即景後必下意也。又其最隱者。如雲卿嵩山石涼。前聯云行漏香爐灰。聯云神鼎帝壺俱壓末字。岑嘉州雲隨馬雨洗兵。花迎蓋柳拂旌。四言一法。摩詰獨坐悲雙鬢。白髮終難變。語異意重。九成宮避暑。三四衣上鏡中。五六林下巖前。在彼正自不覺。今用之。能無受人揶

揄至於失嚴之句。靡詰嘉州特多。殊不妨其美。然就至美中亦覺有微缺陷。如吾人不能運便。自誦不流暢。不爲可也。至於首句出韻。晚唐作俑。宋人濫觴。尤不可學。六臣註文選。極鄙繆無足道。乃至王導謝元同時而拒苻堅。諸如此類。不少。惟李善註旁引諸家。句字必有援據。大資博雅。然亦有牽合古書而不究章旨。如曹顏遠思友人詩。清陽未可俟。善引詩以爲清陽婉兮。人之眉目間也。然於章法句法。通未體貼。其詩本言霖潦元陰。與歐陽子別句朔而思之甚。故曰襄裳以應潦也。清陽未可俟。猶曰河清難俟耳。蓋以清陽反霖潦元陰也。其意自指日出。或卽青陽而誤加三點。如上襄裳誤作寒裳字耳。何必泥毛詩清陽令句不可解耶。又如晨風之訓爲鳳。而李陵晨風。自從風解。翠微者山半也。古詩亦有別用者。豈可盡泥。

唐律由初而盛。由盛而中。由中而晚。時代聲調。故自必不可同。然亦有初而逗盛。盛而逗中。中而逗晚者。何則。逗者。變之漸也。非逗故無繇變。如四詩之有變風變雅。便是離騷遠祖。子美七言律之有拗體。其猶變風變雅乎。唐律之由盛而中極。是盛衰之介。然王維錢起。實相倡酬。子美全集。半是大歷以後。其間逗漏實有可言。聊指一二。如右丞明到衡山篇。嘉州函谷碻溪句。隱隱錢劉盧李間矣。至於大歷十才子。其間豈無盛唐之句。蓋聲氣猶未相隔也。學者固當嚴於格調。然必謂盛唐人無一語落中。中唐人無一語入盛。則亦固哉其言詩矣。

少陵故多變態。其詩有深句。有雄句。有老句。有秀句。有麗句。有險句。有拙句。有累句。後世別爲大家。特高

於盛唐者。以其有深句雄句老句也。而終不失爲盛唐者。以其有秀句麗句也。輕淺子弟。往往有薄之者。則以其有險句拙句累句也。不知其愈險愈老。正是此老獨得處。故不足難之。獨拙累之句。吾不能爲掩瑕。雖然。更千百世。無能勝之者。何耶曰無露句耳。其意何嘗不自高自任。然其詩曰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曰新詩句句好。應任老夫傳。溫然其辭。而隱然言外。何嘗有所謂吾道主盟代興哉。自少陵逗漏此趣。而大智大力者發揮殫盡。至使吠聲之徒。羣肆撏剝。遐哉唐音。永不可復。噫嘻愼之。

律詩句有必不可入古者。古詩字有必不可爲律者。然惟多熟古詩。未有能以律詩高天下者也。初學輩不知苦辭。往往謂五言古詩易就。率爾成篇。因自詫好古。薄後世律不爲。不知律尙不工。豈能工古。徒爲兩失而已。詞人拈筆成律。如左右逢源。一遇古體。竟日吟哦。常恐失卻本相。樂府兩字。到老搖手不敢輕道。李西涯楊鐵崖都曾作過何嘗是來。

唐人無五言古。就中有酷似樂府語。而不傷氣骨者。得杜工部四語曰。菟絲附蓬麻。引蔓故不長。嫁女與征夫。不如棄路傍。不必其調云何。而直是見道者。得王右丞四語曰。曾是巢許淺。始知堯舜深。蒼生詎有物。黃屋如喬林。

太白遠別離篇。意最參錯難解。小時誦之。都不能尋意緒。范得機高廷禮勉作解事語。了與詩意無關。細繹之。始得作者意。其太白晚年之作邪。先是肅宗卽位靈武。元宗不得已稱上皇。迎歸大內。又爲李輔國刦而幽之。太白憂憤而作此詩。因今度古。將謂堯舜禪禹。罪肅宗也。曰龍魚鼠

虎誅輔國也故隱其辭托興英皇而以遠別離名篇風人之體善刺欲言之無罪耳然幽囚野死則已露本相矣古來原有此種傳奇議論曹丕下壇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太白故非創語試以此意尋次讀之自當手舞足蹈李于鱗七言律俊潔響亮余兄極推穀之海內爲詩者爭事剽竊紛紛刻鶩至使人厭余謂學于鱗不如學老杜學老杜尚不如學盛唐何者老杜結搆自爲一家言盛唐散漫無宗八各自以意象聲響得之政如韓柳之文何有不從左史來者彼學而成爲韓爲柳吾卻又從韓柳學便落一塵矣輕薄子遽笑韓柳非古與夫一字一語必步趨二家者皆非也

今人作詩多從中對聯起往往得聯多而韻不協勢既不能易韻以就我又不忍以長物棄之因就一題衍爲衆律然聯雖旁出意盡聯中而起結之意每苦無餘於是別生枝節而傅會或卽一意以支吾掣衿露肘浩博之士猶然架屋疊牀貧儉之才彌窘所以秋興八首廖廖難繼不其然乎每每思之未得其解忽悟少陵諸作多有澄興時於篇中取題意興不局豈非柏梁之餘材枏爲別館武昌之剩竹貯作船釘英雄欺人頗窺伎倆有識之士能無取裁

談藝者有謂七言律一句不可兩入故事一篇中不可重犯故事此病犯者故少能拈出亦見精嚴然吾以爲皆非妙悟也作詩到情神傳處隨分自佳下得不覺痕迹縱使一句兩入兩句重犯亦自無傷如太白峨眉山月歌四句入地名者五然古今目爲絕唱殊不厭重蜂腰鶴膝雙聲疊韻休文三尺法也古今犯者不少甯盡被汰邪

于鱗選唐七言絕句。取王龍標秦時明月漢時關爲第一。以語人多不服。于鱗不止擊節秦時明月四字耳。必欲壓卷。還當於王翰葡萄美酒王之渙黃河遠上二詩求之。

晚唐詩萎薾無足言。獨七言絕句膾炙人口。其妙至欲勝盛唐。愚謂絕句覺妙。正是晚唐末妙處。其勝盛唐。乃其所以不及盛唐也。絕句之源出於樂府。貴有風人之致。其聲可歌。其趣在有意無意之間。使人莫可捉著。盛唐惟青蓮龍標二家詣極。李更自然。故居王上。晚唐快心露骨。便非本色。議論高處。唐宋詩之徑。聲調卑處。開大石之門。

今世五尺之童。纔拈聲律。便能薄棄晚唐。自傳初盛。有稱大歷而下。色便赧然。然使誦其詩。果爲初邪盛邪。中邪晚邪。大都取法固當上宗。論詩亦莫輕道。詩必自運而後可以辨體。詩必成家而後可以言格。晚唐詩人。如温庭筠之才。許渾之致。見豈五尺之童下。直風會使然耳。覽者悲其衰運可也。故予謂今之作者。但須眞才實學。本性求情。且莫理論格調。

李頎七言律。最響亮整肅。忽於遠公遯迹詩第二句。下一拗體。餘七句皆平正。一不合也。開山二字最不古。二不合也。開山幽居。文理不接。三不合也。重上一山字。四不合也。余謂必有誤。苦思得之曰。必開士也。易一字而對仗流轉。盡祛四失矣。余兄大喜。遂以書藝苑卮言。余後觀郎士元詩云。高僧本姓竺。開士舊名林。乃元襲用頎詩。益以自信。

詩稱發端之妙者。謝宣城而後。王右丞一人而已。郎士元詩起句云。暮蟬不可聽。落葉豈堪聞。合掌可笑。

高仲武乃云昔人謂謝朓工於發端比之於今有慚阻矣若謂出於譏戲何得入選集謂發端工乎謝宣城地下當爲撫掌大笑

崔郎中作黃鶴樓詩青蓮短氣後題鳳凰臺古今目爲勍敵識者謂前六句不能當結語深悲慷慨差足睥睨然余意更有不然無論中二聯不能及卽結語亦大有辨言詩須道興比賦如日暮鄉關興而賦也浮雲蔽日比而賦也以此思之使人愁三字雖同孰爲當乎日暮鄉關烟波江上本無指著登臨者自生愁耳故曰使人愁烟波使之愁也浮雲蔽日長安不見逐客自應愁甯須使之青蓮才情標映萬載甯以余言重輕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竊以爲此詩不逮非一端也如有罪我者則不敢辭

常徵君贈王龍標詩有松際露微月清光猶爲君之句膾炙人口然王子安詠風詩云日落山水靜爲君起松聲則已先標此義矣二詩句雅堪作配未易優劣也

錢員外詩長信宮春句於晴雪妙極形容膾炙人口其源得之初唐然從初竟落中唐了不與盛唐相關何者愈巧則愈遠

杜必簡性好矜誕至欲衒官屈宋然詩自佳華於子昂質於沈宋一代作家也流芳未泯乃有杜陵嗤其家風盛哉然布衣老大許身稷契屈宋又不足言矣一日偶誦賈島桑乾絕句見謝枋得註云旅寓十年交游歡愛與故鄉無異一旦別去豈能無情渡桑乾而望幷州反以爲故鄉也不覺大笑拈以問玉山程生曰詩如此解否程生曰向如此解余謂此島自思鄉作何曾與幷州有情其意恨久客幷州遠

隔故鄉。今非惟不能歸。反北渡桑乾。還望幷州。又是故鄉矣。幷州且不得住。何況得歸咸陽。此島意也。謝詩有分毫相似否。程始歎賞以爲聞所未聞。不知向日聽夢中語耳。

古人云。秀色若可餐。余謂此言惟毛嬙西施。昭君太眞。曹植謝朓。李白王維。可以當之。而司馬長卿夫婦各擅尤以爲難。至于平原清河。急難並秀。飛燕合德。孿生雙絕。亦各際其盛矣。近世無絕代佳人。詩人乃似不乏。

詩有必不能廢者。雖衆體未備。而獨擅一家之長。如孟浩然洮洮易盡止。以五言雋永。千載並稱王孟。我明其徐昌穀高子業乎。二君詩大不同。而皆巧於用短。徐能以高韻勝。有蟬蛻軒舉之風。高能以深情勝。有秋閨愁婦之態。更千百年。李何尙有廢興。二君必無絕響。所謂成一家言。斷在君采稚欽之上。庭實而下。益無論矣。

高季迪才情有餘。使生宏正李何之間。絕塵破的。未知鹿死誰手。楊張徐故是草昧之雄。勝國餘業不中。與高作僕。

子美而後。能爲其言而眞足追配者。獻吉于鱗兩家耳。以五言言之。獻吉以氣合。于鱗以趣合。夫人語趣似高於氣。然須學者自詠自求。誰當更合。七言律。獻吉求似於句。而求專於骨。于鱗求似於情。而求勝於句。然則無差乎。曰噫。于鱗秀。

余嘗服明卿五七言律。謂他人詩多於高處失穩。明卿詩多於穩處藏高。與于鱗作身後戰場。未知鹿死

誰手.

家兄讞獄三輔時.五言詩刻意老杜.深情老句.便自旗鼓中原.所未滿者.意多於景耳.青州而後.情景雜出.似不必盡宗矣.

每一題到.茫然思不相屬.幾謂無措.沈思久之.如瓠水去窒.亂絲抽緒.種種縱橫.奔集.卻於此時要下剪裁手段.甯割愛.勿貪多.又如數萬健兒.人各自爲一營.非得大將軍方略.不能整頓攝服.使一軍無譁.若爾.朱榮處貼葛榮百萬衆.求之詩家.誰當爲比.

生平閉目搖手.不道長慶集.如吾吳唐伯虎.則尤長慶之下乘也.閻秀卿刻其悵悵擁鼻二詩.余每見之.輒悵悵悲歌不已.詞人云何物是情濃.少年輩酷愛情詩.如此情少年那得解.友人張伯起詩云.而今秋老春情薄.漠漠寒江水自流.袁魯望亟爲余稱之.伯起於是時年僅弱立.其於情故早達.此道中項橐甘羅也.今伯起風流如故.而魯望已數載異物.悲夫.

世人厭常喜新之罪.夷於貴耳賤目.自李何之後.繼以于鱗.海內爲其家言者多.遂蒙刻鵠之厭.嚮而一士能爲樂府新聲.倔強無識者.便謂不經人道語.目曰上乘.足使耆宿盡廢.不知詩不惟體.顧取諸性情何如耳.不惟性情之求.而但以新聲取異.安知今日不經人道語.不爲異日陳陳之粟乎.嗚呼才難.豈惟才難.識亦不易.作詩道一淺字不得.改道一深字又不得.其妙政在不深不淺.有意無意之間.

嘗謂作詩者.初命一題.神情不屬.便有一種供給應付之語.畏難怯思.即以充役.故每不得佳.余戲謂河

下與隸須驅遣另換正身能破此一關沈思忽至種種眞相見矣

閩人家能佔畢而不甚工詩國初林鴻高廷禮唐泰輩皆稱能詩號閩南十才子然出楊徐下遠甚無論季迪其後氣骨峻峻差堪旗鼓中原者僅一鄭善夫耳其詩雖多摹杜猶是邊徐薛王之亞林尚書貞恆修福志志善夫云時非天寶地靡拾遺殆無病而呻吟云至以林鈇傅汝舟相伯仲又云鈇與善夫頗爲鄉論所訾過矣閩人三百年來僅得一善夫詩即瑕當爲掩善夫雖無奇節不至作文人無行殆非實錄也友人陳玉叔謂數語卻中善夫之病余謂以入詩品則爲雅譚入傳記則傷厚道玉叔大以爲然林公余早年知己獨此一段不敢傳會此非特爲善夫亦爲七閩文人吐氣也

佘山詩話

陳繼儒著

本館據學海類編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余山詩話卷上

明　華亭陳繼儒仲醇著

元旦拜年衣冠逐逐大是可憎不知起於何時文衡山先生一絕眞可撫掌也云不求見面惟通謁名刺朝來滿敝廬我亦隨人投數紙世情嫌簡不嫌虛

翟公鑾嘗自製對聯云靜亦靜動亦靜五臟剋消夫慾火榮亦忍辱亦忍平生不履于危機常熟嚴公訥輔政時封公尚在其門聯云堂上雙親壽朝中一品家申公時行解相印歸其堂聯云無毀無譽三代直道而行知止知足四時成功者退陸文裕公在京邸中則榜世廟御撰一聯云抑人是自抑揚人其自揚都城鄭宮保敬庵諱紳者以工部尚書告老其堂聯云世多君子扶皇極天放閒人養太和翟中丞諱鵬者其堂聯云徒有寸丹懸帝闕竟無尺素達權門王中丞機更號六陽山人嘗榜其堂曰偶爾謝上天富貴歸來作平地神仙又有天上有人扶日月山中容我老漁樵吾鄉包公節與弟孝以兄弟進士爲南北兩臺其門聯云兄進士弟進士一天雨露南御史北御史兩地風霜湯東谷廳事春聯云東坡居士休題杖南郭先生且濫竽後廳曰片言曾折獄一飯不忘君蓋東谷嘗從興濟伯楊忠定公奉迎鑾輿故云其東偏曰暫掛西山笏閒開北海尊其西偏曰長身惟食粟老眼漸生花而豪俠之氣可以想見

朱竹古無所本。宋仲温在試院卷尾。以朱筆掃之。故張伯雨有偶見一枝紅石竹之句。管夫人亦嘗畫懸崖朱竹一枝。楊廉夫題云。網得珊瑚枝。鄉向箕箔谷。明年錦棚兒。春風生面目。

馬遠畫竹下有冠者。道士持酒杯。侍以二童。一鶴在烟泉之間。上有詩云。不禱自安緣壽骨。人閒難得是清名。淺斟仙酒紅生頰。永保長生道自成。賜王都提舉爲壽。上有辛巳長印。下有御書之璽。

唐褚遂良貶潭州都督。行部至邑。洗筆池上。後人爲立祠。宗邑令榜曰。唐大都督褚公洗筆池。咸淳中。邑令趙必穆於池中得斷碑。上刻褚公湘潭偶題詩云。遠山皆翠凝烟。爛漫桐花二月天。遊徧九衢燈火夜。歸來月掛海棠前。餘皆莫辨。

王元美先生答愼侍御書。曾以示余。余見而錄之。如左。來書桃源行云。物外起田園。起字不知何解。答云。即今起房屋。俗語之所由始也。王建詩。妾家高樓連苑起。亦此義。

温庭筠詩云。招客先開二十雙。此句不解所謂。答云。雙五畝也。末句云四十雙。蓋二百畝也。見唐書南詔傳。官給田四十雙爲二百畝也。陶南村輟耕錄。則謂一雙爲四畝。

陸龜蒙橘詩。珍重更過三十子。不堪分付野人邊。王僧辨嘗爲荆南。得橘一蒂三十子。以獻梁武帝。

趙魏公。宋秀王之後。子趙仲穆。能作蘭木竹石。張伯雨題其墨蘭云。滋蘭九畹空多種。何似墨池三兩花。

近日國香零落盡。王孫芳草徧天涯。仲穆見而愧之。蘭遂絕筆。

倪元鎮畫竹。其上有高季迪題。倪君好畫復耽詩。瘦骨秋來似竹枝。前夜夢回如得見。紙窗斜影月低時。

張子容海氣朝成雨江天晚作霞李嘉祐朝霞晴作雨溼氣晚生寒二詩語極相似而盛唐中唐分焉。

阿翁好讀閒居賦桃李春風滿庭戶時與華陽道士行還鄰角里先生住寶淨僧居共齋粥已看富貴如風霧我來三宿夜連牀行路荊榛歲將暮壬子九月十九日爲潘翁仲暉寫幷賦詩右方瓚題雲林此畫在長安中。

宣和時酒店壁間有詩云是非不到釣魚處榮辱常隨騎馬人。

古今雪詩甚多獨中蜂老人一偈云凍雲四合雪漫漫誰解當機作水看只爲眼中花未瞥啓窗猶看玉琅玕。

孟淑卿蘇州人訓導澄之女工詩號荊山居士嘗論朱淑眞詩曰作詩貴脫胎化質僧詩無香火氣乃佳鉛粉亦然朱生故有俗病李易安可與語耳。

嵩山僧贈余木癭爐余銘之云形固可使如槁木乎心固可使如死灰乎惟我與爾有是夫又有天台僧寄余藤杖余答以詩云僧寄天台杖支余獨上臺借他時點綴不是老相催打果驚黃鳥疏泉破碧苔秋聲滿松壑幷與夕陽來。

余藏有饑舜舉茄菜二畫上有趙松雪題云天上歸來兩鬢皤山園近日竟如何年年五月黃梅雨老瓦盆中此味多此余友十年前所畫今余謝事歸來偶閱書笥而得此因作詩以識之至治元年五月廿二日也題菜云歸老林泉無外慕盤中野菜飯黃粱交遊來往休相笑肉味何如此味長至治元年五

月廿二日檢出篋既得錢舜舉茄畫一幅而又有其畫菜因有所感而吟之也子昂記

唐詩二庭歸望斷萬里客心愁二庭者沙鉢羅可汗建庭于淮合水謂之南庭吐陸建牙于鏃曷山謂之北庭二庭以伊列水爲界所謂南單于北單于也

後漢楚王元英傳遠黃老之微言尙浮屠之仁祠仁祠指佛寺唐時多以寺爲仁祠權載之詩逸氣凌顯清仁祠訪金碧是也溫公通鑑綱目以祠爲慈並非

左思蜀都賦旁挺龍目側生荔支張九齡荔支賦云維觀上國之光而被側生之誚杜子美絕句云側生野岸及紅蒲不熟丹宮滿玉壺諱荔支爲側生雖本之左思張九齡然以時事不欲直道也黃山谷題楊妃病齒云多食側生損其左車則又好奇故耳

謝朓詩寒城一以眺平楚正蒼然楚叢木也登高望遠見木杪如平地故云平楚卽詩所謂平林也

落月滿屋梁猶疑照顏色言夢中見之而覺其猶在卽所謂夢中魂魄猶言是覺後精神尙未回也詩本淺宋人看得深反晦矣

東坡詩鮫綃剪碎玉簪春檀暈妝成雪月明肯伴老人春一醉懸知欲落更多情按畫家七十二色有檀色淺赭所合婦女暈眉色似之人皆不知檀暈之義何也

南陵水面漫悠悠風緊雲輕欲變秋正是客心孤迥處誰家紅袖倚高樓右樊川詩宋顧大中曾于南陵巡捕司舫子臥屏上畫此詩意而人不知其名未甚賞譽後爲具眼者竊去乃更歎息

項希憲藏石田水墨三檜卷極奇。翁後大字跋云。虞山至道觀。有所謂七星檜者。相傳爲梁時物也。今僅存其三。餘則後人補植者。而三株中又有雷震風擘者。尤爲傀異。眞奇觀也。暇中與子壻史永齡往觀焉。永齡因請圖之。歸爲而翁西村先生之玩。蓋以西村未嘗見也。并寫歸途所得詩于後。西村甯不有以教我乎。昭明臺下芒鞋緊。虞仲祠前石路迴。老去登臨誇健在。舊遊山水喜重來。雨乾草愛相將發。春淺梅嫌瑟縮開。傳取梁朝檜神事。袖中疑道有風雷。

楊廉夫寄元鎭一絕云。祇陀山下問幽居。新長青松七八株。見說近前丞相怒。歸來自寫草堂圖。

廖凝十歲作詠白詩云。滿汀鷗不散。一局黑全輸。

如意中女子七歲能詩。則天召見。令賦吟別兄詩云。別路雲初起。離亭葉正飛。所嗟人異雁。不作一行歸。

廖凝覽裴說經杜工部墓詩曰。擬鑿孤墳破。重教大雅生。笑曰。裴說。刮墓賊耳。

僧貫休入蜀。上王建詩曰。一瓶一鉢垂垂老。千水千山得得來。建大悅。賜號因名爲得得和尙。

蔡君謨謂范文正曰。公採茶歌云。金黃輭畔綠塵飛。碧玉甌中翠濤起。今茶絕品。其色甚白。翠綠乃下者耳。欲改爲玉塵飛素濤起。如何。希文曰善。

詩僧祖可。身被惡疾。人號爲癩可。善權亦能詩。人物清臞。人目爲瘦權。可詩如清霜摧木落。盡見西山秋。又谷口來斜日。數峰生夕陰。

唐田澄蜀城詩。地富魚爲米。山芳桂是樵。俗名沃土爲魚米之地。

謝靈運詩牽絲及元興解龜在景平李善注牽絲初仕也解龜去任也

靈川縣西南一十里高數仞可容數榻泉繞洞前又名華嚴洞世傳昔有桃花片闊寸許從洞口流出石壁有詩巖前流水無人渡洞口碧桃花正開東望蓬萊三萬里等閒歸去等閒來

元結刺道州承兵賦之後徵率煩重民不堪命作春陵行其末云何人采國風吾欲獻此詩以傳考之結以人困甚不忍加賦嘗奏免稅租及和市雜物十三萬緡又奏免租庸十餘萬緡困乏流亡盡歸乃知賢者所存不特空言而已杜子美稱之云今盜賊未息得結輩數十公落落然參錯爲天下邦伯天下少安可立待已夫文人作吏非厭其煩則厭其俗使摛辭之士盡如元次山孰謂詞賦家不可入循良傳耶

崔湜仁師之子弟澄液從兄沨竝有文翰列居清要每私宴自比王謝曰吾門戶及出身歷官未嘗不爲第一丈夫湜時執政年三十六嘗暮出端門下天津馬上賦詩曰春還上林苑花滿洛陽城張說見之嘆曰文與位可致其年不可及也然湜附韋后作相又附太平公主門下客獻海鷗賦以諷湜稱善而不自悛帝誅蕭至中湜流嶺外後知湜本謀賜死荊州夫進取不已卒罕令終文章富貴門第少年四者亦何足恃哉

仁宗朝諫官累言陳執中不學無術非宰相器陛下眷意不替者待非執中嘗于先朝乞立陛下爲太子耶先帝二子而周王已薨立嗣非陛下而誰上曰非爲是但執中不欺朕耳嘉祐中文潞公富鄭公爲

相劉公沆王公堯臣爲參政議立皇嗣事祕不傳永豐中三公已薨獨潞公留守西京應召赴闕恩禮隆厚及還上作詩送行有報在不言功之句乃知丙吉而後如若公者非特謹厚得體可格九重亦恐讒邪小人如陰蝥執中者借以爲口實耳

胡忠簡貶謫李彌遠贈以十事其最警策者曰名節之士猶未及道宜更進步又曰子厚居柳築愚溪東坡居惠築鶴觀若將終身焉又曰有天命有君命不擇地而安夫萬里投荒孤身禦瘴人生至此那復可堪今聖朝覃大被謫命則討差而歸聞除書則投袂而出此亦士大夫不幸中之幸也然古人則反有以此鍛鍊一生者黃魯直答劉文學詩云人鮮甕中危萬死鬼門關外更千岑問君底事向前去要試平生鐵石心王定國嶺外歸出歌者勸東坡酒歌兒曰柔奴姓宇文氏眉目媚麗家世住京師定國南遷歸坡問柔廣南風土應是不好柔對曰此心安處便是吾鄉夫山谷天生鐵漢若柔奴兒女子乃能如是使羈人遷客聞其言眞可謂炎海變清涼也

慈覺禪師云飲食於人日月長精麤隨分寒飢倉纔過三寸成何物不用將心細較量若能如是思省自可省口腹矣務實野夫云皮包骨肉幷尿糞強作嬌嬈誑惑人千古英雄皆坐此百年同作一坑塵若能如是思省自可寡慾矣

米顚捕蝗帖云魯君素謗芾者與薛至親一體加毀幸天恩曠蕩盡賴恩庇及此愧惕又雲林帖云友生愧瓚上公武先生比承專寄痊鶴銘跋尾辨證深見遠懷小楷寬綽而適媚尤得唐人風格敬嘆敬嘆

命寫鄙作謹書上求教益比來想惟尊履康裕正月中爲醉客捶罵不肖亦醉頹然如土木偶人不屑也人所能共知聞乃反與謗於雲門翁謂譏議其詩文字畫況雲門學皆造極其艱虞中又留遇僕不薄僕果爾人耶獸耶聞雲門中不無少動是不可曉也四日瓚啓此蹟在檇李包儀甫家公又有次韻答友人詩吹竽豈爲求齊好在楚何妨自越吟醉人捶罵吾何恤且復清尊與子斟其詩疑一時作也不知唾罵者何人二公想皆以顛迂得罪

吳惟信寓白鶴村糜先生登諸父也一日相遇扣所作惟信誦一絕云白髮傷春又一年閒將心事卜金錢梨花瘦盡東風輭商略平生到杜鵑糜不覺下拜曰天才也老夫每欲效顰則漢高祖唐太宗追逐不少置矣蓋前輩服善如此

秦檜嘗語王葆曰檜欲告老如何葆曰此事不當問葆檜曰他人不敢言以公有直氣故問爾葆曰果欲告老不問親讎擇可任國家之事者使居相位誠天下生民之福檜默然正德初關中盛傳朝議欲起三原王端毅公秦左史汝南強景明晟上詩曰八十耆年一品官歸來清節雪霜寒雖然海內歸心在可奈君前下拜難鷗鷺恐疑威鳳起風雲長護老龍蟠三公事業三槐傳留取完名久遠看王公得詩大悅夫大臣去就出處上係社稷安危下係士林瞻表故薦得數輩賢才乃可弛乾坤之負擔養得百年名節方能傲風月之全身

王元宰飛白竹一軸題云己丑歲夏五月二十二日會稽王冕寫瀟灑三君子是伊親弟兄所期持大節

莫負歲寒盟。赤城陶君九成。故家子也。淳粹雅澹。有出塵風韻。讀書之暇。每以翰墨自適。余寓西湖之東。九成時來會談。竟日退有不忍舍者。其仲季皆清爽。眞芝蘭玉樹。不下王謝家也。遂題而歸之。

陳後山攜所作謁南豐。一見愛之。因留款語。適欲作一文字。因託後山爲之。後山窮日力方成。僅數百言。明日以呈南豐。南豐云。大略也好。只是冗字多。不知可略刪動否。後山因請改竄。南豐就坐。取筆抹處。連一兩行。便以授後山。凡削去一二百字。後山讀之。則其意尤完。因歎服。遂以爲法。所以後山文字簡潔如此。牛僧孺赴舉之秋。常投贄於劉補闕禹錫。對客展卷。飛筆塗竄其文。歷二十餘處。劉轉汝州。牛出鎭漢南。枉道汝州。駐旌信宿。酒酣賦詩。劉方悟往年改公文卷。僧儒詩曰。粉署爲郎四十春。今來名輩更無人。休論世上昇沈事。且鬬一本作閱曾前現在身。珠玉會應成咳唾。山川猶覺露精神。莫嫌恃酒輕言語。曾把文章謁後塵。禹錫和云。昔年曾忝漢朝臣。晚歲空餘老病身。初見相如成賦日。後爲丞相掃門人。追思往事咨嗟久。幸喜淸光笑語頻。猶有當時舊冠劍。待公三日拂埃塵。牛公吟和詩。前意稍解。曰三日之事。何敢當焉。宰相三朝後至。印可以陞降百司也。於是移宴竟夕。方整前驅。劉乃戒其子咸久丞雍曰。吾成人之志。豈料爲非汝輩進修守中爲上。夫文字之交。本是淨緣。而常結惡業。故虛心者。宜待之以曾南豐。儕氣者。不宜待之以劉禹錫。

葛延之嘗以親製龜冠獻東坡。贈以詩曰。南海神龜三千歲。北叶朋從生慶喜。智能周物不周身。未死一鑽七十二。誰能用爾作小冠。峋嶁耳孫創其製。今若此去甯復來。欲慰相思時整視。集中無此詩。

佘山詩話卷中

佘山慧日院佛像落成。徐文貞入山中。奉世廟欽賜蟒衣一襲付僧圓寶。因賦一絕云。單衣露冷宿曇華。誤綰宮袍傍帝車。拈向山門君莫笑。細看還是舊袈裟。丁酉陸平泉八十有九矣。亦以衲衣一襲付慧日院。手書偈於衲之表云。解組歸來萬慮捐。盡將身世付安禪。披來戒衲渾無事。不向歌姬爲乞緣。此二事與東坡解衣留鎮山門同一風流也。

咸甯大司徒雍公泰巡鹽南淮。見竈丁貧而鰥者幾二千人。比及二年。具與完室。既去淮人詠曰。客邊檢戀渾無硯。海上遺民盡有家。又曰。了卻四民兒女願。春風解纜去朝天。

憨憨無役老人懷。春日烘門晏始開。遊衍太平初試杖。安排樂事且拈杯。世情花黨富家發。公道燕均貧戶來。識字不多強不識。小軒聊與物追陪。余今年六十。凡事舉在及念中。但醉吟兀坐。飽飯終日。以享太平而已。故賦此詩。沈周書公六十爲癸卯。

趙子昂書淵明像一卷。題云既書歸去來。餘興未盡。乃作竹石。淵明亦當愛此耶。後有王行元末人。歿于難。詩亦清雅。而石田亦有詩云。典午山河已莫支。先生歸去自嫌遲。寄奴小草連天綠。剛剩黃花一兩籬。

思陵草書詩一卷。云隨宜飲食聊充腹。取次衣裘亦暖身。未必得年非瘦薄。無妨長福是單貧。老龜豈羨

犧牲飽蟠木甯爭桃李春隨分自安心自斷是非何必問閒人其墨跡藏項家每行止一字字大如拳押縫有御書之寶書後有御書瓢印收藏有王濟之圖書及三槐堂印

蕭楚材知溧陽縣時張乖崖作牧一日召食見公几案有一絕云獨恨太平無一事淮南閒殺老尚書蕭改恨作幸字公出視藁曰誰改吾語左右以實對蕭曰公功高位重姦人側目之秋且天下一統公獨恨太平何也公曰蕭君吾一字之師也

繁舉字彥舉陝人性嗜酒工詩客京師十餘年竟流落以死同時有鄭雲表者慕彥舉之爲人作詩輓之云形如槁木因詩苦眉鎖愁山得酒開人以爲寫眞云

咸陽郭氏一蒼頭曰捧劍每遭鞭箠一旦忽題詩曰青鳥銜葡萄飛上金井欄美人恐驚去不敢捲簾看其主遂稍容之

有僧名無夢手持木牌書二詩云身爲車兮心爲軨車動軨隨何計息交梨火棗是誰無自是不除荊與棘身爲客兮心爲主主人平和客安堵若還主客不安甯精神營定辭君去

越中牡丹開多有輕陰微雨謂之養花天詩云野水平蕪調馬地淡雲微雨養花天

正月十六謂之耗磨日張說詩云磨耗傳茲日縱橫道未宣

余見倪雲林畫一幅題云十月江南未隕霜青楓欲赤碧梧黃停橈坐對西山晚新雁題詩小著行

文湖州竹一幅在橫册上乃折竹也其題者二人柯九思題云湖州放筆奪造化此事世人那得知登然

何處見生氣彷彿空庭月落時金粟道人阿英題云湖州昔在陵州日日逢人寫竹枝一段枯梢三作折分明雪後上窗時

李林甫亦善丹青高詹事與林甫詩曰中興惟白雲身外卽丹青山水小類李中舍參寥子秦少游與之友以契許嘗在臨平道中作詩云風蒲獵獵弄輕柔欲立蜻蜓不自由五月臨平山下路藕花無數亂汀洲東坡一見爲寫而刻諸石宗婦曹夫人善丹青作臨平藕花圖

安吉碧瀾堂素有奇怪郡士晁子芝嘗與客游眺於彼迫暮共見水面一好女子衣服楚楚手捧蓮葉足履萍草而來晁料其異物急叱之女子自若且行且吟云水天日暮風無力斷雲影裏蘆花色折得荷花水上游兩鬢蕭蕭敛正直吟畢由東岸而去

曹松贈方干詩後輩難爲措機杼先生織字得龍梭

段成式與温庭筠詩序云予在九江造雲藍紙輒送五十枚詩云三十六鱗充使時數番猶得裹相思

丁酉秋病瘧借得顧光祿宋人畫册有宋徽宗題王右丞山居圖載宣和畫譜危樓日暮人千里孤枕風秋雁一聲宣和殿書有宋高宗題趙伯駒畫宋高宗題馬和之畫宋周儀畫宣和御題趙千里倣大李將軍筆宋高宗題李唐畫月團初輥淪花瓷啜罷呼兒課楚詞風定小軒無落葉青蟲相對吐秋絲宋馬和之畫六幅宋楊士賢畫對幅南宋趙千里宋夏珪畫對幅宋馬遠畫宋李唐畫對幅宋徽宗畫對幅宋毛益畫對幅宋吳炳畫宋李迪畫對幅宋趙孟堅畫蘭花對幅趙子昂山水四幅瘦馬一幅管夫

人竹一幅。

王叔明石梁秋瀑。其上題云。至正辛丑九月三日。與陳徵君同宿愚庵師房。焚香烹茗。圖石梁秋瀑。翛然有出塵之趣。黃鶴山人王蒙寫。其逸態云。梁掛飛泉遙噴雪。山閒疏樹淨含霜。幽人自愛清秋景。閒坐虛窗對夕陽。周伯昂題。一道飛湍萬壑流。平林如撼錦光浮。山翁獨坐有何事。洗耳端來笑許由。耕雲題。林際飛泉銀漢長。水邊細草紫蘅香。奔流峽底雲雷起。疑在匡山瀑布旁。陸有恆題。

陳希夷詩。倏爾火輪煎地脈。愕然神濛湧山椒。神濛字甚奇。而不知其出于列子。卽易所謂山澤氣相蒸。雲興而爲雨也。

升菴有紀行詩。山遮延鷺堰。江繞晝烏亭。用事甚僻。而不知出處。按元魏改官制。以候望官爲白鷺。取延望之意。其時亭候多刻鷺像也。上句用此。漢明帝起居注。帝巡狩過亭障。烏鳴。亭長引弓射中之。奏曰。烏烏啞啞。引弓射左腋。陛下壽萬年。臣爲二千石。帝悅。令天下亭障皆畫烏。下句用此。

陳陶詠竹詩。青嵐帚亞思君袒。綠潤偏多憶蔡邕。註。陳張君袒竹賦。青嵐連帚。碧空掃烟。蔡邕竹贊。綠潤碧鮮。恬文紫錢。

唐李郢詩。薄雪燕翁紫燕釵。釵垂簏簌抱香懷。簏簌下垂之貌。又作麗蔌。按蔌字不見他字書。只見花閒集溫庭筠詞。

賈詩長江風送客。孤館雨留人。二句爲平生之冠。全集不載。坡詩註用之。

夜漏五五相遞爲二十五。唐李郢詩云。二十五聲秋點長。是也。至宋世國祚長短識。有寒在五更頭之忌。

宮掖及州縣更漏皆去五更後二點又幷初更去其二以配之首尾止二十一點非古也今猶沿之

張公位趙公志皐皆與江陵相左由翰林出爲州同後俱拜相楚中周御史以詩戲之曰龍樓鳳閣九重宮新築沙堤拜相公我貴我榮君莫羨十年前是兩州同

紹興二年虔寇謝達陷惠州民居官舍焚蕩無遺獨留東坡白鶴故居幷率其徒葺治六如亭烹羊致奠而去次年海寇黎盛犯潮州悉毀城堞且縱火至吳子野近居盛登開元寺塔見之問左右曰是非蘇內翰藏圖書處否麾兵救之吳氏歲寒堂民屋附近者賴以不毀甚衆王榮老嘗官于觀州龍宮渡觀江七日風作不得濟父老曰公舟中必有奇異此江神極靈當獻之得濟榮老顧無有止有黃塵尾以獻之風如故又以端石硯獻之風愈作又以宣包虎帳獻之皆不驗夜臥念曰有魯直草書扇頭子題韋應物詩曰獨憐幽草澗邊生上有黃鸝深樹鳴春潮帶雨晚來急野渡無人舟自橫公取視恍惚之勢曰我猶不識鬼甯識之乎持以獻之香火未收天水相照如兩鏡對展南風徐來帆一飽而濟夫文人翰墨即盜賊鬼神且不能忘情如此後世嫉賢如讎諱文若崇豈別具一肺腸耶

王旦從東封車駕回過陝魏野寄以詩云聖朝宰相年年出公在中書十二秋西祀東封俱已了好來相伴赤松遊旦袖此詩求退就得謝寇準自永興被召野亦以詩送之云好去上天辭富貴卻來平地作神仙公得詩不悅後二年貶通州每題前詩于窗朝夕吟哦之說者謂寇萊公之南遷不如王文正之早退然公題驛亭詩末必不曉悟于魏處士者其詩云沙堤築處迎丞相驛使催時送逐臣到了輸他

林下客無榮無辱自由身夫榮辱猶自小事若夫一朝綰印千里輿棺此又更輸牖下老人一著也歌公與尹師魯蘇子美俱出杜祁公之門歐公雖貴猶不替門生之禮和祁公詩云公齋每偸暇師席屢攻堅善誨常無倦餘談亦可編又云昔日青衫遇知己今來白首再陞堂蓋未嘗一日忘祁公也張芸叟有荊公哀詞有慟哭一聲惟有涕故時賓客合何如又云今日江湖從學者人人諱道是門生蓋當時已病人情之薄如此若今則弁髦蒙師彎弓座主吾不知歐陽芸叟見之當何如嘆息也

楊鐵崖云吾未七十休官在九峰三泖閒殆且二十年優游光景過於樂天有李五峰張句曲周易癡錢思復爲倡和友桃葉柳枝瓊花翠羽爲歌歈伎第池臺花月主者乏晉公耳然東諸侯如李越州張吳興韓松江鍾海鹽聲伎高讌余未嘗不居其右席則池臺主者未嘗乏也風日好時翫春水宅（先生舫名越吳越間好事者招致效昔人水仙舫故事蕩漾湖光鳥翠望之呼鐵龍仙伯顧未知香山老人有此無也客有小海生賀公爲江山風月福人且貌公老像以八字字之又賦詩其上曰二十四考中書令二百六字太師銜不如八字神仙福風月湖山一擔擔

顧況喪一子年十七其子遊魂恍惚如夢不離其家顧悲傷不已因作詩哭之老人苦喪子日暮泣成血老人年七十不作多時別其子聽之因自誓曰若有輪迴當再爲顧家子顧果復生一子至七歲不能言其兄戲批之忽曰我是爾兄何故批我一家驚異隨敍平生事歷歷不誤乃知羊叔子事非怪其子卽非熊也

歐陽文公老歸于鄉。省墓交謁。公應接紛紛。一日令勒馬入隘巷。問某人家。訪之。乃治履者所居。左右驚問。公以其人亦嘗謁見。故答其意耳。江西甘矮梅先生通五經。四方從學者甚衆。一日。其徒有行臺御史者。謁先生于家。先生款語久之。求退。先生曰。能少留蔬食否。及設饌。惟葱湯麥飯而已。先生曰。御史豈啖此者。第老夫易辦耳。口占一詩畀之。云葱湯麥飯丹田暖。麥飯葱湯亦可憐。試向城樓高處望。人家幾處未炊烟。先生之意深矣。前輩重風誼而忘貴賤如此。吁。今亡已夫。

諸葛孔明無論相業。即苟全性命于亂世七字。不知當時有何奇策。及觀王鐸盡忠唐室。奮討巢賊。功垂就。令孜間之于內。解其都統。鐸詩云。二塵上相逢明主。九合諸侯愧昔賢。可謂慨然有志者。然鐸當國家板蕩之際。居將相衮鉞之任。乃攜妓妾輜重。慢藏冶容。行于虎狼之都。三百口遂併命于高雞泊。惟孔明躬耕薄田。醜女寡欲。其慮深矣。乃知居亂世。十分清苦。庶可自全。則古傭保髡奴。皆此意耳。

朱竹古無所本。宋仲温在試院卷尾。以朱筆掃之。故張伯雨有偶見一枝紅石竹之句。

忽聞天外玉簫聲。花底徐行獨自聽。三十六宮秋一色。不知何處月偏明。賢妃權氏。朝鮮人。尤穠粹。善吹玉簫。永樂八年。侍上征虜。還至臨城。薨。謚恭獻。

山鳥每夜五更。喧起五次。謂之報更。蓋山中眞率漏聲也。余憶曩居小崑山下。梅雨初霽。座客飛觴。適聞庭蛙請以節飲。因題聯云。花枝送客蛙催鼓。竹籟喧林鳥報更。可謂山史實錄。

靈巖對植雅宜山。穹林巨石臨蒼灣。若翁遁跡在其麓。有子讀書長閉關。松根茯苓羹可握。簷下慈烏去

復還。寫圖愛此錦步障。白雲紅杏春爛斑。至正乙巳五月廿三日。勾吳倪瓚書宜雅山齋圖。賦詩以紀歲月。

趙魏公嘗云。郭祐之贈余詩。世人漫說李龍眠。那知已出曹韓上。曹韓固不敢望。使伯時尙在。當與之抗衡也。

虎邱顏眞卿詩云。劍池穿萬仞。磐石坐千人。故名千人坐。

孟郊落第詩云。題詩怨還怨。問易蒙還蒙。本望文字達。今因文字窮。至登科後詩。則云昔日齷齪不足誇。今朝放蕩思無涯。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議者以此詩驗郊非遠器。曹鄴及第詩云。故衣未及換。尙有去年淚。肩吾云。憶昔將貢年。抱愁此江邊。二子所作。皆以今年之喜。而思昔日之愁。猶未能忘情於得喪也。杜荀鶴老而未第。詩云。知己雖然切。春官未必私。李方叔省試不得第。而東坡領貢舉。贈之云。平生漫說古戰場。過眼終迷日五色。山谷和云。今年持橐佐春官。遂失此人。難塞責。座主歸過于己門。生歸命于天。其賢矣乎。

李衛公德裕在珠崖。郡北有望闕亭。公題詩云。獨上江亭望帝京。鳥飛猶是半年程。碧山也恐人歸去。百匝千遭繞郡城。南有小禪院。因步遊之。見老僧壁內挂十餘葫蘆。公指曰。中有藥物乎。僧曰。皆人骨灰耳。太尉當軸。朝列爲私憾出于此者。貧道憫之。爲收其骸焚之。貯其灰。俟其子孫來訪耳。公惕然返走。心痛欲死。然公顚爲寒進開路。及南遷。或有詩云。八百孤寒齊下淚。一時南望李崖州。公太和七年自

西川回入相。上問王涯。今日除德裕。人情怕否。曰。忠良甚喜。小人亦有怕者。此公只是恩仇分明。恩者不足令人德。而仇者適足令人畏。故王旦亦曰。好人懷惠。又欲人畏。威皆大臣所宜避。而寇準自以爲己任。此其短也。

蕭穎士恃才傲物。嘗攜壺逐勝。憩于逆旅。風雨暴至。有紫衣翁領二童子。避雨于此。穎士頗侮之。雨止。老人上馬呵殿而去。穎士始知爲吏部侍郎王邱也。明日造門謝罪。引至廡下。坐而責之。復曰。子負名傲忽。其止于一第乎。果終于楊州工曹。此前輩不可輕也。張嘉正始爲中書舍人。崔湜輕之。後與議事。正出其上。湜驚曰。此終君座耳。後正爲中書令。此後輩不可輕也。呂文穆公未第時。薄遊一縣。胡旦方隨其父宰是邑。遇呂甚薄。客有譽呂曰。呂君工于詩。宜少加禮。胡問詩之警句。客舉一篇。其卒章云。挑盡寒燈夢不成。胡笑曰。乃是一渴睡漢耳。呂聞之甚恨而去。明年首中甲科。使人寄語胡曰。渴睡漢狀元及第矣。胡答曰。待我明科第二人及第。輸君一籌。既而次榜亦首選。兩人相見俱甚赧。此同輩不可輕也。

余山詩話卷下

國初廬陵諸君子仕於朝。其聲光炳耀。卓然爲時所稱譽者。無慮數十人。而劉公季道其一也。公以明經被薦。初拜起居注。遇事知無不言。竭盡誠悃。首發御史大夫陳甯奸。深爲上所信重。嘗隨駕幸中都。度清流關。上賦詩命百官和。公獨先就。有治定不教生縱逸。功成猶遣歷閒關之句。上覽之曰。有安不忘危之意。賜白金二十兩。綵緞一端。未幾拜浙江提刑按察司僉事。

魏觀字杞山。浦圻人。江漢既平。觀被徵。洪武初建大本堂。命觀侍皇太子說書。及授秦晉諸王經。十一月冬暖如春。上召偕危素詹同吳琳宋濂遊觀內苑燕紫閣。御製賜之曰。卿等各賦一詩。以述今日之樂。觀奏詩云。深冬晴暖動逾旬。內苑遊觀詔侍臣。五色慶雲開鳳尾。九重麗日繞龍鱗。和鸞喜奉彤車御。式燕慚叨紫禁賓。淑氣已從天上轉。人間無地不陽春。上覽之大喜。

潤州鶴林寺中有馬素塔。唐人詩因過竹院逢僧話。卽此地也。米元章愛其松石沈秀。誓以來生爲寺伽藍擁護名勝。公沒時。鶴林伽藍無故搨下。里人知公欲還宿願於此。至今祀于寺之左偏。余謁之。乃袍笏像也。

錢塘有水仙王廟。林和靖祠堂近之。東坡先生以爲和靖清節暎世。遂移神像配食水仙王云。山谷題水仙用此事云。錢塘昔聞水仙廟。荊州今見水仙花。暗香靚色撩詩句。宜在林逋處士家。

僧齊己聽琴詩云萬物都寂寂堪聞彈正聲人心盡如此天下自和平余極喜誦之同時徐東野有詩云我唐有僧號齊己未出家時宰相器爰見夢中逢武丁毀形自學無生理陸瑁湖邊水漫流谷陽城外問漁舟鱸魚正美蓴絲熟不到秋風已倦遊陸平泉公作也不減老坡莫中江先生云中州地半入舊府惟李于鱗送客河南詩云惟餘芳草王孫路不入朱門帝子家可謂詩史而語意含蓄有味

唐喻鳧嘗曰我詩無羅綺鉛粉宜其不售余見王子久山水一幅上有句曲張伯雨題云由來老筆荊關輩施粉施朱笑後生

漁父圖仲姬題云人生貴極是王侯浮利浮名不自由爭得似一扁舟弄月吟風歸去休子昂和云渺渺烟波一葉舟西風未落五湖秋盟鷗鷺傲王侯管甚鱸魚不上鉤

阿翁好讀閒居賦桃李春風滿庭戶時與華陽道士行還鄰角里先生住寶淨僧居共齋粥已看富貴如風霧我來三宿夜連牀行路荊榛歲將暮壬子九月十九日爲潘翁仲暉寫并賦詩右方瓚題此畫在長安中

池州翠光亭有岳武穆詩愛此倚欄干誰同寓目閒輕陰弄晴日秀色隱空山島樹蕭颺外征帆杳靄間予雖江上老心羨白雲關今世所傳者惟岳墓二石刻耳

王筠窩直詩霜披守宮愧風驚護門草特類志曰護門草出常山取寘戶下或有過其門者草必叱之一

名百靈草。

齊東野語云。紗之至輕薄者曰輕容。卽今之銀條紗類也。王建宮詞。嫌羅不著愛輕容。李賀詩。蜀烟飛重錦。峽雨測輕容是也。

太白生於蜀之昌明縣青蓮鄉。昌明今之彰明也。讀書縣南之匡山。鄭谷送人入蜀詩。雪下文君沽酒市。雲藏李白讀書山是也。後竟終于采石。病革。猶以詩草託友人捉月之說。流傳誤矣。

東坡歌云。青山偃蹇如高人。常時不肯入官府。高人自與山有素。不待招邀滿庭戶。太白歌云。猶人張網罥不能掛龍虎。所以青雲人。高歌在巖戶。

卓彥恭嘗過洞庭。月下有漁舟棹其旁。卓問有魚否。答曰。無魚有詩。乃鼓枻而歌曰。八十滄浪一老翁。蘆花江水碧連空。世間多少乘除事。良夜月明收釣筒。問其姓氏不答。

陸務觀云。拄杖班竹爲上。竹欲老瘦而堅勁。班欲微赤而點疏。賈長江詩云。揀得林中最細枝。結根石上長身遲。莫嫌滴瀝紅班少。恰是湘妃淚盡時。善言拄杖者也。然非予有此癖。亦未易賞音。

余有唐六如夢草圖卷。范寬上題詩云。池塘春漲碧溶溶。醉臥沙塵淺草中。一夢熟時鷗作伴。錦衾何必抱輕紅。崔氏青衣。崔與柳生厚。死猶冥合。輕紅從焉。又曹惠得木耦人。自稱輕素。元章有尺牘云。見楊大年千文。愛其傾側之勢。出右軍外。今楊文公書世不見。石刻則元章書學。政不當從古帖求之。

明月照積雪。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澄江淨如練。玉繩低建章。池塘生春草。秋菊有佳色。俱千古奇語。

不宜有所附麗。文章妙境。卽此瞭然。齊隋以還。神氣都盡矣。

展子虔乃大李將軍之師。韓氏所藏人物卷。最爲奇古。山谷嘗有詩云。人閒猶有展生筆。物事蒼茫烟景寒。常恐花飛胡蝶散。明窗一日百回看。

七月一日風雨急。（傍改集）桐里湖邊吹夕凉。蕉（改柳）葉滴然（改聲烟）籠翡翠。荷花迷睡（改淚）鎖（改湮）鴛鴦。卻疑身在瀟湘渚。且著舟停雲錦鄉。笑（改顧）我雖（改自）非徐孺子。陳蕃下榻更銜觴。七月一日留昌言高尙書堂。戲寫此圖。幷賦贈焉。瓚壬子下有陽文雲林子印。此畫藏項元海家。

山谷謝惠橄欖詩。方懷味諫軒中果。忽見金盤橄欖來。想共餘甘有瓜葛。苦中眞味挽方回。注戎州蔡次律家軒外有餘甘。余名之曰味諫。

呵膠出虜中。可以羽箭。又宜婦人貼花鈿。呵噓隨融。故謂之呵膠。劉貢父有和陸子履詩云。此膠出從遼水魚白羽補綴隨呵噓。

俗言社日酒治聾。故李昉贈李濤云。社翁今日沒心情。爲乏治聾酒一甁。社翁。李濤小字也。

黃亞夫魯直父也。有怪石一絕云。山鬼水怪著薜荔。天祿辟邪眠莓苔。鉤簾坐對心語口。曾見漢唐池館來。

前世錢文。未有草書者。淳化中。太宗始以宸翰爲之。既成。以賜近臣。王元之有詩云。謫官無俸突無烟。惟擁琴書盡日眠。還有一般勝趙壹。囊中猶貯御書錢。

晚唐江東三羅。隱虯鄴也。鄴詩如聞怨云。夢斷南窗蹄曉烏。新霜昨夜下庭梧。不知簾外如珪月。還照邊城到曉無。南行云。臘晴江暖鷺鵜飛。梅雪香沾越女衣。魚市酒村相識徧。短船歌月醉方歸。二詩。隱虯不及也。

牛嶠楊柳枝詞。吳王宮裏色偏深。一簇烟條萬縷金。不愁錢塘蘇小小。引郎松下結同心。按古樂府小小歌有云。妾乘油壁車。郎跨青驄馬。何處結同心。西陵松柏下。牛詩用此意詠柳而貶松。唐人所謂尊題格也。後人改松作枝。語意索然矣。

元楊廉夫竹枝詞。和者五十餘人。予獨愛徐延徽一首云。盡說盧家好莫愁。不知天下有牽牛。膰拋萬斛膩脂水。溜向銀河一色秋。

趙子昂老態詩云。老態年來日日添。黑花飛眼雪生髯。扶衰每藉過頭杖。食肉先尋剔齒籤。右臂拘攣巾不裹。中腸慘慽淚常淹。移牀獨就南榮坐。畏冷思親愛日簷。簪冠徐延之云。非身處老境。眞知灼見者不能諳此。悲夫。洪皓熙甯中游太學。十年不歸。其父作詩寄浩曰。太學何蕃且一歸。十年廿旨誤庭闈。休辭客路三千遠。須念人生七十稀。腰下雖無蘇子印。篋中幸有老萊衣。歸時定約春前後。免使高堂賦式微。皓得詩即歸養。錢塘吳愷。洪武間官四川。其父敬夫思之。作詩云。劍閣凌雲鳥道邊。路難聞說上青天。山川萬里身如寄。鴻雁三秋信不傳。落葉打窗風似雨。孤燈背壁夜如年。老懷一掬鍾情淚。幾度沾衣獨泣然。敬夫卒而愷始以丁憂還家。嗟乎。世之宦遊者多矣。銜命千里。親老不獲從。甚則倚廬

陟屺目窮心折終不敢少露于賓客笑語及郵筒筆楮之間而子或浮沈宦轍垂五載十載出而裾絕入而室虛者豈少哉則前詩可念也

韓魏公知中山李清臣謁見其姪吏報曰太祝方寢李爲絕句曰公子乘閒臥絳廚白衣老吏慢寒儒不知夢見周公否曾說當年吐哺無平曾謁華州李相不遇吟曰老夫三日門前立珠箔銀屏晝不開詩卷卻拋書袋裏嘗如閒看華山來劉魯風投謁所知爲典謁所阻吟曰萬卷書生劉魯風煙波萬里謁文翁無錢乞與韓知客名紙毛生不爲通自古公卿家專有此病故古人以將命典謁爲重然爲士者宜使王公聞其名而不得見則前詩又覺多事矣

皎然以詩名于唐有僧袖詩謁之皎然指其御溝詩云此波涵聖澤波字未穩當改僧艴然作色而去僧亦能詩者也皎然度其去必復來乃取筆作中字於掌中握之以待僧果復來云欲更爲中字如何皎然展手視之遂定交呂氏童蒙訓云杜云新詩改罷自長吟文字頻改工夫自出近世歐公作文先貼于壁時皆竄定有終篇不留一字者魯直長年多改定前作韓子蒼云今集本東坡蜜酒歌少兩句改數字蘇公下筆奇偉尚竄定如此張文潛云世以樂天詩爲得於容易而未嘗于洛中一士人家見白公詩草數紙點竄塗乙及其成篇殆與初作不侔唐子西語錄云詩語最難事吾于他文不至蹇澀惟作詩苦甚悲吟累日僅能成篇初讀時未見可羞處姑置之明日取讀瑕疵百出輒復悲吟累日反覆改正比之前時稍稍有加焉復數日取出讀之疵病復出凡如此數四方敢示人然終不能奇李賀母

責賀曰。是兒必欲嘔出心乃已。非過論也。今之君子。勤輟千百篇。略不經意。眞可愧哉。

洪崖跨白驢曰雪積。其詩云下調無人采高心又被嗔。不知時俗意。教我若爲人。

古人憔悴字。憔寫焦。悴寫萃。杜子美詩云中郎石經後。八分蓋蕉萃。

金張秦娥者。頗能小詩。其賦遠山云。秋水一林碧。殘霞幾縷紅。水窮霞盡處。隱隱兩三峰。其後流落。劉昂贈詩云。遠山句好畫難成。柳眼才多總是情。今日衰顏人不識。倚爐空聽煮茶聲。又二頃山田半欲蕪。子孫零落一身孤。寒窗昨夜蕭蕭雨。紅日花稍入夢無。秦娥爲之泣下。

春光入水到底碧。野色隨人是處同。不必殷勤頻借問。妾家祇住杏花東。侯成叔西池春游記婦人詩也。

客過草堂。叩余巖棲之事。余倦於酬答。但拈古人詩句以應之。問是何感慨而甘栖遯。曰得閒多事外。知足少年中。問是何功課而能遣日。曰種花春掃雪。看鑰夜焚香。問是何利養而獲終老。曰研田無惡歲。酒國有長春。問是何往還而破寂寥。曰有客來相訪。通名是伏羲。

沈監運得異石於葉石林之廢圃。舊有刻曰採菱渡。其陽字二行。王摩詰石盧用中書皆有印文。復刻摩詰詩于下方云。採菱渡頭風急。策杖村西日斜。杏樹壇邊漁父。桃花源裏人家。此輞川舊物。立於採菱渡者。

韓退之詩云。居閒食不足。從官力難任。兩事皆害性。一生常苦心。子瞻詩云。家居妻兒號。出仕猿鶴怨。未能逐什一。安敢搏九萬。二公猶不免徘徊于進退之閒。其後退之迷雪于衡山。子瞻望日於儋海。回視

閩戶擁衾簟瓢藜藿不在天上乎故考槃詩云獨寐寤言永矢弗諼雪景莫若山山雪莫若月下余嘗目擊而賦四言詩云夜啓巖牖淡而無風月直松際雞鳴雪中蓋實景也

余嘗過一山鄰老而嗜花紅紫暎戶弄孫負日使人不復知有城居車馬之鬧況市都湲湲塵邪余贈以詩云有箇小門松下開堂前名藥繞畦栽老翁抱孫不抱甕恰欲灌花山雨來

仇山村詩云艱危頗得文章力嫁娶各隨男女緣又云無求莫問朝廷事有恥難交市井人

唐人詩云勸君莫話封侯事一將功成萬骨枯崑山俞仲蔚詠劍云天下常令萬事平匣中不惜千年死讀此詩則負雄心猛氣者化爲冰霰矣

蘇易簡特受宋太宗顧遇性特躁進罷參政知鄧州年纔逾壯有不勝閒冷之嘆贈老僧詩曰憔悴二郎三十六與師氣味不爭多又移書親舊曰退位菩薩難作竟不登強仕而卒世言躁進有夏侯嘉正爲館職平生好燒銀常曰吾得水銀銀一錢知制誥一日無恨矣俱不諧而卒錢僖公惟演自樞密使爲使相嘆曰使我于黃紙盡處押一箇字足矣寇準年三十餘太宗欲大用尙以其少準遽服地黃復餌蘆菔以反之未幾皓白宋孝宗謂云先公少多病炙灼殆無完膚故從伯趙相國謂曰大凡壯年宜仕忌于太速肌體患在太豐觀子氣實神深雖體中多疾無足慮也范鎭東齋記事云嘉陵江上有二鶻未成躍出巢穴往往墜崖下死其天性峻勇是躁進之類吁可畏哉馮當世慶歷中以鄂中薦至江風

濤洶湧幾至沈沒春來廷試第一還過大江風微浪穩舟楫安然公題詩江亭云江神也世情爲我風色好向敏中拜相門庭悄然無一人昌武向親也徑入見之徐賀曰今日聞降麻士大夫莫不歡慰朝野相慶公但唯唯又曰自上卽位未嘗降端揆此非常之命自非勳德隆重眷倚殊越何以至此公復唯唯未測其意又歷陳前世爲僕射者勳勞德業之盛禮命之重公亦唯唯卒無一言旣退復使人至庖廚中問今日有無親戚賓客飲食宴會亦寂無一人明日召對上問昨日見敏中否對曰見之敏中之意何如乃以其所見對上笑曰向敏中大耐官職夫向敏中能耐宰相而馮當世不能耐第一要是識量不足若使第一時不誇在人前則爲宰相時定不落人後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全唐詩說及其他二種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翁